

勸前社叢書之一

瓦雀的悲劇

健

白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此多年前所購之文藝談部畫珠
夥耶因其質較麗凜故統歸之曰雜
牌軍』然不論凜遠如何程度總較為
人歡迎談購之『昨恨水李蓮風初之若
秋心的茅瓊々下流你亦強嚴多矣

健疑 廿九

MG
I246.7
573

瓦雀的悲劇

(小 說 集)

夢 萍 遺 著

李 守 章
楊 邨 人 合 編
張 芹 希



3 1763 9954 5

目 次

關於作者	(守 章)
橈 歌	(芹 希)
活 屍	
落 拓	
鴻 溝	
除夕的嗚咽	
咽 聲	
瓦雀的悲劇	
追悼夢萍及其他	(邨 人)

關於作者

守章

乳白的妖霧，籠罩着光華的月燦：
無限的空虛，儘咬我顫抖的心靈！
祇長天一帶，這夜夜寂寞的銀漢，
不知流過了呀，多少天涯的殞星？

—

儘是這漫漫的長夜，而囚困在感情的牢獄之中的我，已失去了大部份抗爭的力量。縱使有敏慧的嗅覺，在我無意義的生活裏，已聞不到有絲毫生活的餘

味。雖然在外表上也算是顛連困苦，好像在締造什麼；然而內心的感覺，早是一個比太陽系還要大的空虛。一切事業對於我自己，是零餘，是漠然，是澈底的幽默！

年齡較幼而表現得極頹敗的我，在朋友中原有些覺得歉然。可是在去年九月中，從各地的消息裏知道了朋友們的努力和他們勇敢前進的精神，這使我異常快慰！於是；我有時感覺了我生命的存在。

然而在劇烈的鬥爭中，歡悞的心境是不會持久的。尤其是了解生命意義的青年，在這個年頭除填委溝壑之外似乎沒有多的路走。『不幸』，便在這其中展張了牠的黑口，吞滅着渴慕真理的青年，阻礙着光明的大道。

於是，天野中的鱗星，正像殘春的鱗花一樣，紛紛地墜自那巨枝似的銀漢！勃弟，陶何二友，大弟，羣兄：都疊次的在我痛絕的腦海中報着他們被害的名

字！於是我痛哭，眼淚是不够用的了：我哀號，喉嚨是失了作用了；啊啊，結果，祇有幽默，澈底的幽默。

從此更使我感覺到生命受了剝削，受了損害；牠是在凌遲地消失，不斷地毀滅！

還會有更不幸的事嗎？——我常時也驚異這種自問的無聊，然而總是無抵抗的，顫抖地這樣想着。

然而不幸的來，是不會客氣的。

那確是一個蒼茫的午後，晚春的梅雨，是絲絲地掛着。溼寒的晚風，却有力的敲開了粟起的毛孔。一切本是帶着生意的柳樹和灌木，却垂着頭詔示給人以無限的幽鬱。自然，祇有這時候，我的心上是異樣的沉重，是難堪的無聊！我想起了幽冥永隔的朋友，我想起了落泊異地的知己；我眷戀過去，咀咒現在，我想起了一切的一切……

驀然的，帶着雨帽披着雨衣的郵差，却在極多的信件中偏偏檢出了一封絲而且小的信封，正是由首

都的飄泊者益齡寄給我的。那信上開頭就是說惡魔的爪牙，已臨到我們親如手足的知己身上來了——夢萍已於月初因故慘死……再其次似乎說他在京飄泊，頗思遷徙……底下我便模糊地記不清了。

我腦海裏迅雷似的震驚，我的目光眩黑；於是，簷下的滴雨，儼然成了根根年久的喬木，冷酷地，機械地樹立着。烟雨之中，頻添了無數的游龍和白圈。

啊啊，人生是捨棄。是繼續不斷的捨棄。——過了好半天，我才默默地。想起了屠格涅甫對於人生的見解。

二

夢萍死了。

夢萍的死，不是因了細胞衰萎，也不是爲了病菌毒害。他方壯年，他還未滿二十八歲。當他在絕氣以前的一分鐘。他的血管裏還燃燒着青年的火花。

然而青年儘是青年，但在他，並不是像普通所說

的那種快樂的黃金時代的青春。這樣青春在他短促的生命中恐怕沒有。他不幸而生在二十世紀的病態社會之中，尤其他的國籍是大中華古國。他的家裏不十分窮，然而在罪惡的家庭制度之下不能給他以絲毫的快樂。他的生活，常是徘徊於禮教和感情，服從和反抗的矛盾之間。當他在年齡上纔能判別安慰與苦惱的時候。他便深深地墜在悲哀之深淵裏了！

所有認識夢萍的人們，總該記得他的音容笑貌。祇有他，却像有奇異的魔力，一見了便會使你鑄着一個深刻的印像。他見人常是沉默，那悠久的沉默會告訴你一切深重的意義和奧祕的悲哀。他的語音常是短促而低微，帶有種樂器上慣奏出來的淒切的慘音。他的表情永久是憂愁，淡漠，可是一點也不倨傲。對着無論甚麼人總是苦笑，但和靄的，摯樸的，而且是幽悒的。

尤其是我們，夢萍更親切的朋友們，不僅是看慣

了他那憂鬱的面孔，而且是聽慣了他那消極的人生見解。他有時在朋輩的暢談當中，驀然的潛潛淚下，誰也識不透他的感覺究竟是怎樣。他絕不矯情，如果說他是傷心人別有懷抱，那末這句普泛的話就會使他更其憤怒。但他的憤怒同樣是沉默。在我們的回憶裏，他閉着門兒痛哭，裹着被兒嗚咽；或是成日價瞪着淚眼，不吃飯也不講話……像這樣的事情簡直記不清有多少次數，但我們對他這些表現有時覺得過於優氣，然而竟沒料到在我們和他人生的遇合當中，這些都成了稀罕的陳跡了。而且他那種神經敏銳富於情感的悲感，每每帶種傳染性似的深刻到朋友們的內心中去。在我，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實地的感覺，覺得見他一面，無異於讀了一篇安東列夫的安那斯瑪。

悲哀的侵蝕和襲擊，使他在青年期中便顯得異常的衰頹。這樣的夢寐，縱使得不着異樣的死，也會

被悲哀咬死了的。因此，夢萍的慘死，對於他自己沒有什麼。不過在我們的惋惜，是覺得在他死了以後，帶走了他的一切。

他的痛苦當然不全是他本身的，甚至於大半是其他被壓迫者的痛苦成了他的痛苦。他咀咒一切黑暗的勢力，他富於同情心而且同時有犧牲的決心。他爲了社會，他便不得不上十字架！他讀書本來讀得很多，而且是那些東西各系教授所共許的高材生，然而他不但不以此自足，並且因了這點而蔑視自己。他討厭這些騙人的學問，他咀咒這種呆板的生活。

是的。他是一個禁錮的瓦雀，他渴求光明與真理。他在北伐軍沒有出發以前，他便滿含着希望的參加國民革命，引導農民協助北伐軍的進展。他本出身於農民，對農民的痛苦有深切的瞭解。他爲了堅決的站在農民一方面，他犧牲了可以滿意的小資產者的生活，犧牲了他一切的虛榮和實利，而去備嘗着顛連

困苦流浪的酸味。自從去年農民對政治當局失望以後，他更爲農民而出生入死，幾次地流爲乞丐，但農民解放他終於不能目擊。然而，畢竟，他已經做了他所應做的事。

承大人先生們的青眼，在報紙上用了特大的字傳遍了他的死耗。哦，他是死了。渴慕光明但是受了禁錮的瓦雀。終於碰死在透明的玻璃上了！並且，確確實實的，當他血花飛迸，尙有一息的時候，他含笑的雙眼是仰望着光明之大道的。

在許多人，從被壓迫的民衆以至仇視夢萍的豪紳。或者視夢萍之死是悲壯的，是可以驚嘆的。可是夢萍自己，是沒有什麼。

三

夢萍死了。

夢萍對於他「非命」的死，是沒有什麼後悔的。同時，對於他生命所關係的生命，也沒有什麼丟不下。

他唯一的愛和希望是他的母親，但她很早就去世了。這是他悲哀的源泉。他有繼母和他的父親，可是他倆對他沒有深切的了解；然而父親終竟是愛兒子的。他的妻子極質樸。和他感情也處得很好，但因了她不能得繼母和老父的歡心，所以他夫妻之中沒有幸福。他爲了憂悒，輕生，在他活的時候就叫他的女人嘗着失夫的痛苦，所以他的夫人早就在各種痛苦之下麻木了她自己的神經了。縱使他也死，無論在那一方面也沒有後悔。

在朋友，不錯，有很多的朋友因了夢萍之死而痛哭的；這正是爲了夢萍對一切朋友，都率真而懇摯。可是這剩下的幾個殘廢的生命，都因爲受了時局的簸動，已失去他們的生活力。他們除一個行屍帶着一息以外，所有爲人的精神都無形的幻滅了！因此，夢萍的死並不能給這般生人以打擊，因爲這樣生的意義等於已死。

確實的，夢萍的朋友們，他們生活之中沒有現在，沒有任何的未來，僅有的是過去的眷念。在過去，夢萍是同在的。

夢萍以及一切犧牲者的死，當然是青年們的藥線；然而夢萍的朋友們無意義之活，也自擬是藥線——縱使這些人腐化，幻滅；然而青年人光白的刃，總有時會飛到夢萍敵人的頸子上去的。

由此，夢萍的死，對於他生命所關係的生命，也還是沒有什麼。

四

夢萍死了。

夢萍是一個被殺的青年。青年而不免於被殺，則必有其原因在。

我們且不管夢萍的犯法是否成立；然而我們必需要研究他為什麼要犯這所謂法(?)。

盡天下所有認識夢萍的人，無論其為敵友，如果

能離開了主觀的感情，很樸實的去批評夢萍的爲人的時候，總不會有人說他是怎樣的壞。夢萍有一種超階級的極自然的德性，他有一個偉大的人格。在他生活裏不但找不到某種的卑劣行爲，就是找一點使人討厭的舉止，也就困難。同時，他也並不是在任何的立場上都值得人家欽佩，他是抱有目的的。目的是真理的追求，除爲了真理之外他簡直不懂得爲他個人利益打算。總之，他所表現的，確實可以做一個模範青年。然而模範青年要被視爲暴徒，要被綁赴法場。這意義似乎不甚簡單。似乎到了這個年頭，對人加一個稱號或對人做事的評判，都已經沒有善惡的區別，祇有上下的等級。

何況，像這些模範青年之死，還不止是夢萍。累千累萬渴求光明的青年，都一個個匍匐到殺神的寶座之下，嘗到了各種奇異的賞賜了！青年們的血液，成了大人先生們在一怒之下消渴的瓊漿；青年們的

頭顱，成了大人先生們紀功績的巨碑。似乎他們所視爲革命之成功，便是殺盡了這班渴求光明的青年。

據說這些大人先生們至少總得學一點政治的，他們自稱忠實同志，大概三民主義至少要看過一遍的。當然，他們看其他的書是非法的；如果在三民主義之外，讀了些古書便會懷疑他自己有腐化的傾向，讀了些新書又懷疑他自己會惡化，這對於忠實兩字都有障礙的。行動上的腐化和惡化，祇要沒有這種學問，那又是一回事。

不過，我想，如果我們要真正了解政治以及三民主義，社會問題也應該知道一點的吧？據說有少數大人先生們社會問題是研究得很好的，那末，我不禁發生了疑問。

據我所知道的。我們判別一個國家的強弱或是判別一個社會的健全與否。都要以這個社會裏的青年和壯年爲標準。如果在一個社會裏青年的死亡率

高，多半剩下的是衰老與幼小，這個國家便不會盛旺，這個社會便是病態的，同時。一個社會裏的青年爲社會的犧牲力強，這個社會便會放出異樣的光彩！那些大人先生們，自謂也在那裏愛國，在那裏爲社會謀福利；然而他們仇視的是本國的青年，真正爲社會，有作爲的青年。他們敵視青年很有大公無我的精神，例如張國威在湖南要屠戮青年，先就拿他自己的姪兒開刀。這許多的事實告訴我是「莫名其妙」，我究竟不知道這些大人先生們愛的是什麼？爲的是什麼？

然而理由是有的（這祇得怪我自己的愚蠢）。大人們的理由，第一是他們地盤的穩固；第二是他們威權的顯耀；而最大的理由，是他們已失了青年「爲他」的情緒，他們年紀有相當的老。老年人不用他們的武器來教訓青年人，這似乎是不合理。

可是在現代的青年，在另一方面就應有一種自覺。我們青年中的思想無論怎樣不同，但我們渴求真

理，渴求思想的自由。我們在青年的立場上，應一致反抗這種黑暗勢力之壓迫。如果我們爲了展開卑劣的慾望而借助於那些過去的人物，那是我們爲青年的最大的羞辱。

因此，我覺得這種對青年的呼喊，夢萍在生前已叫得聲嘶力竭。在他死後，我，尤其覺得他這種呼喊的響亮！

夢萍的死，對他自己沒有什麼。然而在青年，不能漠然。

五

夢萍死了。他的死帶走了他的一切。

他是一個革命的青年，他多活一天，就可以多做一天勞苦者的忠僕；他的死，確是勞苦者的損失。

可是勞苦者對夢萍的損失還不止是一個忠僕，並且是喪失了喉舌。換句話說，夢萍如不死，他可以成就一個農民的文藝作者。

我們並不是說夢萍已經是一個文學家。即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搜集的他的創作，並不是說他這些作品能有永久性或是普遍性。總之，在我們朋友當中，對於創作的成就夢萍是最有希望的，然而這種希望已消滅在死神的嘴裏了！

關於本書的搜集還是夢萍兩三年前的作品，這些舊作在我們不能認為完全滿意。但由這些東西上面，我們看出作者的技巧實在不弱，而各篇的內含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在他這幾篇作品之中，沒有一篇沒有他自己的影子。他努力將自己客觀化，分析自己而且觀察自己。同時，他偉大的人格和沉抑的情緒，在這些篇章之中活躍着。這其中有沉悶的嘆息，慘痛的呼聲，和病態青年的病態心理。同時，有對現社會的咀咒，有對光明的渴慕。

然而他這些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文學作品，馬上便告了一個結束。他在政治的幻變當中去參加實際

的鬭爭；可是，同樣的，他在鬭爭之中也不會有一天忘記了文學。他在兩年前的武漢，在我們已有了革命文學的呼聲當中，他就感覺到客觀的寫實須經過深入的體驗，因此，他早就把革命的生活和文藝的興趣混和起來。在武漢還沒有政變以前，我在中山大學碰到了他，討論到革命文學的問題，我們的意見都很彷彿。我們的結論是：『今後的文藝是向着集體化的途徑，但目前絕不會有偉大的集體主義作品的產生。同時在中國無產階級沒有取得政權以前，不會有純正的無產階級文學；祇有在無產者由階級覺悟而發生鬭爭，在鬭爭的影響上面，會發生左傾的文藝。也就是在個人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發生過渡時代的文學，也就是所謂「現代的革命文學。」但這些文學的壽命不會悠久，結果，才會變成真正的集體主義的無階級文學。可是這些還不是目前談得到的事。』以後，他又和益齡偶然的談到文學，他說從他到農村中

以後，一方到現在才真正體驗到他們的生活與心理，他很想在有閒空的時候能寫幾篇關於農民的文藝，如他自己得不着閒暇，也可以供給朋友們以許多的材料。

我到現在仍然是堅持着我對於目前文學的見解，我覺得描寫這一個時期的鬭爭，不應當籠統的幻想着農工是怎樣的鬥爭的。換句話說，就是不必先有旗幟先有理論而後才有鬥爭。我們應以農工原來的生活做主體，從他們真實的生活裏再抽出他們的要求而啓迪他們的鬥爭；描寫他們的正確行動同時也指出他們錯誤。當然我們不能相信這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已整個的覺醒了；何況在農民當中，還有他不同階級的存在。

然而，關於這些，沒有真正跑到民衆之中去的，對這些情形是隔膜的。因此，同情於無產階級的人，祇有大體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學抽象的理論：真正向

無產階級文學方面努力的，祇有深入到工農中去，然後再從工農中出來。

夢萍，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他正在革命的工作中陶冶他的文學，然而他却吝嗇的帶走了他的一切！

在這互相抨擊的文壇上，使我更加想起了一聲不響的夢萍！

五卅，於亡了國的上海。

輓 歌

(1)

啊！黃鶴磯頭的江水，
時帶來無辜者的滴滴腥血；
洞庭湖上的怒潮，
常聞到志士們的前仆後接！
偉大的中原革命的火花，
正與那殺人惡魔的屠刀，交相擊射；
我捲向波心的屏哥啊！

你別後的生涯我無時不在懸懸地挂懷！

(2)

但是，但是却不料啊！

正當我這窮愁潦倒之際；

驀地裏，驀地裏竟傳來

你那不幸的，摧肝拆胆的消息！

我這被驅出都門的囚犯，

慘慘的哀懷，已盛滿了一腔的別情離緒；

更那堪，更那堪啊；在其間

又加以這極哀至慟的打擊！

(3)

蒼茫的碧空，

我幾經痛哭過燦然幻滅的明星；

誰想啊今宵，

今宵又見太白長隕！

大地正遭逢着漫漫的長夜，

黑暗與冷氣，現包圍着一切的人們！
睜視着茫茫的泉壤，
招魂耶何處？禁不住我淚雨淋淋！

(4)

模糊的憧憬中，
依稀似浮泛着你慘然的苦笑！
你永是這麼苦笑着，
是否是預示着今日悲慘的音耗！
你無論是促膝坐談或者是會聚羣察；
你總是那麼默默地持守着你落寞的儀貌！
如今啊！你那落寞的儀容，猶顯現在我的心頭，
可是一切流過的前塵啊！都只沉浮在那飄
飄渺渺！

(5)

春風秋雨中的江畔文社，
曾經一吐你雄偉的幽思！

筆尖兒瀰蘊着平民的血淚，
去揭破人世的殘酷，寡情與無知。
在那裏仍顯現着你慘然的苦笑與沉默，
更浮漾着偉大的革命火花與你悲涼的身
世！
今朝試一披閱你這遺下的名篇，
默默珠璣，禁不住我淚下漸漸！

(6)

山明水秀的，你的故里門，
兩月的勾留，也曾遺下我淺淺的足印；
那兒的樸質，那兒的清幽；
那兒的青年真誠，都一一地時硯我心！
我們慢播下的，小小的革命種子，
欣喜牠已能隨着春風而抽條而長成；
可是當年開闢草萊的創始者，
如今却死傷殆半，落落零零！

(7)

憶昔同居於妖霧迷漫的漢上；

無名的恐怖，緊壓在我們的四方！

惡魔正初試其屠戮的手腕，

家犬啊！却做了引虎入室的惡棍！

一面是黑潮滔滔地襲來，

一面是民衆革命的怒濤，洶湧地激盪！

這其間，這其間我們却第一次

投身於那狂風暴雨的爭戰之場！

(8)

第一次迸發的霹靂，

已使得惡魔們胆落心驚！

前進啊！我們更前去完成那

第二步的革命功程！

扁舟沈浮在悠悠的江上，

有濤語相助着我們飛進！

無意中已傍近了日挂西山的野岸，
不想啊那處，那處却正是敵人嚴陣以待的
壘營！

(9)

劍似的談鋒，
解脫了豪紳們的重圍；
再接再厲勇敢地前進啊！
我們却又做了第三次長征的先隊！
天邊的愁雲，正低壓在深秋的兩岸，
不幸的我們多少夥伴，却墜入了敵人的陷
阱之內；
經時的抗戰，終於敵不過衆寡的懸殊，
在蒼茫的暮色裏，我們這幾個殘破的敗卒，便整
隊以歸！

(10)

自此我便滯留在戰雲深鎖的瀟湘，

你却仍舊地置身於那血肉飛濺的疆場！
朔風裏吹來你驚人的戰績，
我這流浪的生涯，更勞你切切地盼望！
時序的變遷，驅使我隨江流而東下，
多年落寞的心懷，便不由己地對着故鄉嚮
往！
誰知從茲一別，便成了永訣，
慢撫着這零零片片的殘史，我也只有，只有
洒淚悽愴！

(11)

正當這春風吹醒了江南的嫩綠，
我便蹣跚地又流向新都！
劫後的餘灰，已準備着再燃，
滾滾的江潮，并切盼着你東來的音候；
淚光血泊裏，思重整起我們當年的文旆，
誓與那吃人的惡魔，爭這最後的一局！

誰料想一切的期待，盡成爲夢幻，

不測的風波，却掀起於數載優遊的平陸！

(12)

渺渺的雲山，何處棲息着你殘毀的英靈！

滔滔的江漢，更在何處委棄着你剩餘的骸骨；

寂寂的孤燈，將永照着空房獨守的妻子；

唵唵的落日，將永伴着暮景蒼茫的老父！

親愛的屏哥啊！我這不堪流落的心情，

并將永遠地載茲慘惻，感茲孤獨；

茫茫的天野悠悠的泉壤；

更教我向何處尋得你的苦笑，你的歌哭！

五月十二日

活 屍

我最親愛的琴姊，

（你還許我如此稱呼你麼？琴姊？只這一次。最末的一次，以後再不了，請你原宥。）

一個臨死的人。最終只有這麼幾句斷斷續續——或者還不大中聽的話，琴姊，你願意看也好，不願意看也好，這幾句話，我要求有向你發表的權利，不是權利，我要求你容許我，容許我有向你說這幾句話的榮幸。因為，若是你忍心不許我說，琴姊，我死了

的靈魂，會永遠不得解脫，永遠受壓迫，永遠的悶，悶，悶……

「死」這個現象，請你莫要太看固定了；以後若你再看見我這副真屍體，還在地面上移動的時候，請你不要驚詫或者鄙夷說，欺狂賊！你不是已經死了的嗎？琴姊，死了，我是死了，那時你所看見的我，我可以向上帝宣誓，決不是真的我，那只是一副臭屍體，一副沒有靈魂的軀壳，一副僅能動作的活屍，內面所有的生意，活氣，動力，早已枯了，竭了，消滅了，真我的存在，只到我對你的那點癡心還沒絕望的時候止，或者說，只到我自己欺騙自己的力量，還沒完全失掉的效力的時候止。

一般高貴的男人，他們固然不把我瞧在眼裏，其實，我又何曾把他們瞧在眼裏來？我只要有你，有我的琴姊，我便誰也看的不在眼裏。可憐啊，他們那般男人，以為他們有錢，以為他們衣服漂亮，以為他們

言語能够動人，就想到我們女人一定會俯首帖耳，在他們驕異的眼光之下拜倒，可憐，他們只算白費了心機，白糟塌了精神。有什麼用？我可不能受他們誘惑！他們那些臭皮囊！倒在我面前擺架子！我，我的琴姊，我只要能和你在一塊，能在你溫柔的撫愛中呼息，只要你永遠不遺棄我。啊，我的琴姊！

你猜我得罪了多少男人，琴姊？一打零兩個！都只是爲了你，爲了不肯離開你。何止男人，連好多女同學，都因爲我特別受你的恩寵（？）也大半不理我了，琴姊，嫉妬由伊們嫉妬，我管什麼，我只要有我的琴姊！我的琴姊比全世界都要寬大些，縱使全世界都不理我，又有什麼了不得。

吃兩盞茶，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假使這茶是我親到茶爐沖的，是因爲你渴我去親手沖的，那時候，兩張緊相連接的自修桌子，擺兩杯熱氣蒸騰的清茶。我說聲『琴姊，吃茶吧。』這茶不知何故，便會發生

一種特殊的香味。這香味還會散佈開來，將全室的空氣，薰得酥軟醉人，在這空氣中，我領悟了宇宙的神祕，我了解了人生的意義：琴姊，這是我常愛為你沖茶的真正原因，我求你不要笑我。

我們散步的時候。照例，我是要挽着你的臂膊一路兒走的，那天。你記得，我們走到T公園竹叢中，各人拿手巾墊地。坐下讀書，一會，你覺得倦了，想就竹叢中小睡一刻。我用手指扯了一叢綠茸茸的嫩草，把手巾包了，替你作了枕頭，一會，你便在疎影淡日中，悠悠地入夢了。在你熟睡的半點鐘內，我只在你身旁坐着，也沒讀書，呆呆的看着你那恬淡幽美的面容，有時微風將你額前的短髮，吹散到你的眉間，我便輕輕地拂開。免得牠們刺激了你的眼皮攪醒你。琴姊，那時世上一切的醜惡，庸俗，嫉妬，虛偽，全從我精神裏消滅去了，大地上只剩了在我柔靜的晴光看護下的你，只剩了坐在熟睡的你身邊，沉浸在幻境中

的我。世界上只有了你和我！我和你便是全世界，琴姊，當時我想到一個在N省，一個在S省，間阻在幾萬里之外的你和我，此日此刻倒在公園的竹影裏，享受這樣人世以上的快樂，真是神祕，真是不可思議，我禁不住自己一個人很愉快地獨自微笑了半天。

總之，琴姊，你時常聽到我幽幽地告訴你，我這顆心，在你面前任怎麼平靜不下去，只是跳跳的像希望什麼，等待着什麼似的：不在你面前也是平靜不下去，也是跳跳的覺得不安，覺得空虛，像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似的。缺少了什麼呢？希待着什麼呢？只要我對你一笑，你能還我一笑。對你默視，你能俯首說幾句平淡的話——說你今天看見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一類的話，我的心窩便會立刻平靜下去，舒散下去，而我的話匣子，同時也像被你拿把鑰匙打開了的樣兒，一連的說個不休。於是我便進入了神祕的境界了，進入了甜美的境界了。……但是，但是，誰知道便

是這麼一顆心害了我——害了我啊。琴姊。我不該具着這樣一顆心哩，這樣一顆心！和我的面貌，舉止，態度太不適合。不相應的心！像我這等的一副肢體。一種面目，是應該包藏一顆冷淡些的心哩，是應該包含一顆冷淡些的心理，冷淡些，只要比較冷淡些都好……但是，這全是廢話，不中用。

每次我像這樣摘去一切的面幕，活活的拿出鮮血淋漓的心臟，對你說這樣誠摯的話的時候，琴姊，我開始覺得我這個心遇着了一根芒刺，雖然這刺並不十分鋒銳——其實，鋒銳倒好了，率性爽爽快快地刺破了這顆痴心——因為我從你的態度上覺出了你的不願意，你的無可如何的窘迫，想要抗拒而又不知如何抗拒的窘迫。最初，我以為是我這類痴心懾倒了你，我以為這是在疑惑像我這類的人，不應該具有如此赤熱的心臟，所以才表現出你那種態度，那種減少我的勇氣，拒絕你的真誠的態度。

然而，不久我便發覺了這並不是我的痴心懶倒了你，是你真不願意我，不僅不願意，並且漸漸怕起我來，躲起我來，深恐幾時我又找着什麼機會，在你面前訴說這類不中聽的話：琴姊，我何嘗不知道，我早已知道了，知道你是在怕我挨上了你，黏着了你，教你擺脫不得。真的，像我這等人，若是真緊緊地貼住了你，那真是你的大污辱，社會上真要笑你，罵你，說這麼一位漂亮的女學士，前途無量的女學士，可惜結交了我，我這個又醜又劣的玉瓊。在社交上要減殺多少風彩，在廣場中要損失多少美麗，這就和俊俏潔白的面孔，鼻端上却生了一粒大黑痣！好了，琴姊，為保存你的美麗，為增加你的光輝，這粒黑痣他自慚形穢，已經無聲無臭的自己走開了，琴姊，祝你前途的光明無限！

我雖然早已覺到自己在被人家厭惡着，然而，這顆痴心無論如何不讓我決然的離開你，太痴了！琴

姊，太痴了！你和明姊，琴姊們要好的時候，你愛撫伊們，親近伊們，和伊們耳鬢廝磨的時候，我的心真像刀刺一般，眼睛即刻發昏，耳朵迷迷離離的再聽不見什麼聲音，肚裏脹滿了氣腦，一句話也說不出，慢慢地獨自走開。琴姊，我在這樣的情景之下，真等於受極慘酷的磔刑。教我如何忍得過？所以每逢伊們在你面前的時候，我便悄悄地走開，你們擁抱也好，親吻也好，任怎麼也好，免得自己看了受不住，走出之後，我眼睛的網膜上依然映着你們使我難堪的影子，我依然看見明姊在你床上和你並頭臥着，彼此用手指在梳着頭髮，輕輕地在議論或者咒罵我；我依然看見素姊抱着你雪白的頸項，在你紅潤的頰上似戲似嬌地親吻。琴姊，我愈是一個人走開，愈是看見你們偎倚的親切，愈是覺得我周圍的寂靜，愈是感到你們情愛的熱狂，我呆呆的望着恍惚無盡的天空噓氣，免不了零星地落下幾滴情淚。像這樣的時候，琴姊，便

是我自怨自艾最甚的時候：我恨我自己不能像明姊那樣和你笑着罵着的開心，我恨我自己不能和素姊那樣和你扭着打着的取笑；琴姊，你原是天生的活潑風流的好女兒，愛人家在你面前嬉笑叫罵的打着鬧着，怨不得伊們獨能得你的歡心，誰教我只是這樣笨，這樣蠢的，空有一副火熱的心腸，空有一腔愛戀的熱血，只會默默的，痴痴的望着人家發呆。却總不能動口動舌，動手動脚的廝鬧，這怪得誰呢？怪得誰呢？

埋怨自己一番，我又自己極力地解釋：我們橫豎都只是同性的關係，難道我現在還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像你那樣聰明機警的人兒，難道還不知道我這點痴心嗎？是的，我想你一定懂的，一定了解我的，不過你知道我素日不愛和別人鬧那些無意識的玩笑，所以在形迹上不大和我親近了吧，其實，精神上我相信你是知道我的；我們兩年以來，同住一間寢

室，同住一間自修室，這中間相互的鑒察，相互的體貼，多麼深透與誠摯，精神上還有不互相了解的麼？是的，我相信我們是能彼此了解的，了解便够了，那麼，我還有什麼想念呢？什麼醋——啊！吃醋！同性間吃醋！這怕再好笑沒有了！其實進一層說，若使你真心愛明姊素姊們，愛和伊們嬌嬌痴痴的玩笑，只要你心裏覺得舒暢，我爲什麼定要存這些污濁心思咧，難道我定要把你這般活刺刺，躍生生的性格，弄成和我一樣的沉悶遲鈍才好嗎？這樣，我還配說我真心的愛你嗎？——配嗎？

可是。說雖是這樣說，人的天性不知是些什麼分子構成的，完全不能拿這些道理說服牠；我總覺得，雖然我不能忌妬素姊明姊們，我總覺得我這顆心應該特別受你的將護，受你的培植。牠時時刻刻都等着你給牠些甘露，等着你那柔嫩輕巧的手心來撫摩牠，愛弄牠，所以，但凡只要你對我說一句普通的話，別

人聽到很平常的話，我都能發現些新的意義；只要你望我一眼，微微地望我一眼，我都覺得非常的深厚，非常的有含蓄：於是，我便像取得了世上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像兒童抓住一粒閃耀的星子一樣，非常的滿足，非常的愉快，以爲『琴姊確是愛我』了。琴姊，像這樣自己欺騙自己的辦法，或者你讀到了經不住要失笑——但是，琴姊，可憐我，請你萬萬不要笑我，我這個已經死了的人，再不能，再不能承受你的冷笑了。啊，琴姊，或者你也不冷笑我——我相信你是不忍笑的，假使你知道我昨夜是如何的受了苦，如何的忍了痛。

昨晚天氣比平常特別的沈悶。我在自修室裏翻開 Rousseau 的 Confessions 讀到

……each born for tenderness and sensibility, only waited for the moment to find another of the same disposition, or rather that moment waited for them, and each of them gave their heart to the first

expanded to receive it……

琴姊，我再不知道以後讀些什麼了，一字字，一行行的飄過，我一點也沒覺得牠們的意義，琴姊，我全部的精神，即刻飛到你面前去了，我知道那時你正在寢室裏用功讀書，不肯便去打斷你的與會。我極力抑制着內心的火焰。勉強又讀了兩頁，但是，書中的概念，腦海裏却一點也沒有，全身只佈了一種特殊的緊張的情感，非常的旺盛，非常地強烈。我想：我對琴姊竟到了這步田地，竟不能和伊有一刻的分離了，不能分離！啊，不能分離！我在這種對你的熱情中浮泳着，我心中覺得無上的愉快，無上的欣幸，啊，我們的愛情，竟達到了這等至高至美的境地！我從沒經過的境地！啊！我多麼快樂！在世界上終有這等一個人！我可以在伊身上盡量地發揮我的熱情的一個人啊！我何等幸福！我的心房炸裂了，炸裂了，裂成五色璀璨的花朵在空中飛揚了！啊！我爲什麼不去撲着我的琴姊，撲

着伊，親着伊，告訴伊。滾在伊的懷裏。讓伊摸摸我這顆活躍的心！啊！

琴姊，你知道，我從沒像明姊素姊們那般撲着你過；這是第一次，琴姊，第一次捧着這麼一顆沸騰的心臟，將我的身體接近你的身體，我把兩隻臂膊在你肩上一搭，我說：我的琴姊，你摸摸我的心！雖然你詰責我，說我「瘋了嗎？」「狂了嗎？」我却依然緊緊地貼着你，依然說！我的琴姊！你摸摸我的心！……你惱了，扳起面孔說：小瓊，你究竟什麼事？我才放鬆了你，一盆火焰熊熊的赤炭掉在冰凍的雪坑裏！掉在冰凍的雪坑裏！我就勢躺在我自己的床上，繼續向你不住地發笑（是一種比尋常態度不同的笑，你會注意到麼，琴姊？）我一面笑，一面說：琴姊。我有句話說給你聽，你可願意聽麼？你說：什麼？我仍舊說。你可願意聽麼？願意聽麼？你見我這樣，唏的鄙棄了一聲，低下頭仍去看書去了。可憐，琴姊，「我現在離不得你了」

這句話，在我心裏已經說過幾十遍，打過幾十轉。吐到唇邊却不得不，不得不使老大的氣力咽了下去，琴姊啊！

我在床上躺着，你在桌前坐着，你不睬我，我也再不敢看你了。琴姊，你該看到當時我睡在床上，半天沒曾移動，啊，琴姊，你曾經做過小孩，你該知道小孩求母親懷抱，被拒絕後的悲哀：可憐，我躺在床上，簡直比小孩更可憐，小孩還可以向母親號哭，我却連哭都不能啊！連哭都不能啊！但是，琴姊，我可不能怨你。

後來明姊進房來了。伊拿了一部西廂，歪在床上諷誦，你便自己把書關起，笑迷迷地走近伊的床邊。側身躺在伊的枕上，和伊並頭而臥，共着書本兒一道讀去，啊，琴姊！你太慘酷了，你是有意做給我看，逼我走入苦痛的地獄？一陣昏迷，世界直在我意識裏旋轉起來，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感覺了！過了一

會，長長地抽了一口氣，我回復一些兒知覺，睜眼微覷了你們一覷，天啊，假使我當時有一絲的氣力，一毫的氣力，假使我有氣力移動我的身體，假使我有氣力來撐持着離開我的床鋪，假使我有氣力豎起身體到地板上站着，假使我……但是，琴姊，我渾身上下全是疲軟困憊，一些也轉動不得，我可如何做呢？如何做呢？我當時是怎樣忍受下去，擔當下去咧，琴姊這絕對非你所能想像的痛苦，非你所能想像的凌遲。你們咧，却越法高興：

.....

離恨千端，

閒愁萬種。

夫人啊！

『靡不初，

鮮克終。』

他做了個

影兒的情郎，
畫中的愛寵。
只落得心兒裏念想，
口兒裏閒題，
只索向夢兒中相逢。

.....

.....

天啊，難道你們竟不知道有家在這裏麼？我沒力量起身，沒力量說話，天啊，我將怎麼呢？我長長地長噓了兩三聲，想借這幾聲嘆息驚動你們，提醒你們，告訴你們另外還有個人在這裏，莫要做得太過分了，但是，有什麼用，你們那顧得這些。你們越讀越得意，越讀越出神：

有美一人兮，
見之不忘。
一日不見兮，

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

四海求凰。

張琴代語兮，

欲訴衷腸。

訴衷腸！衷腸再熱烈些，再誠懇些有什麼用？我知道你們絕不會睬我的了，再睜眼覬覦你們，你們一人一隻手共捧着書，另外一隻手彼此交搭着腰身。琴姊，不知怎麼，我陡然覺得你們污濁得非常，我覺得你們不過和那買淫的娼妓一樣，只是拿肉體誘惑人，供給人的兩具屍體，中間沒有高尚的靈魂，沒有真摯的情懷，沒有一絲絲可以令人嫉妬羨慕的價值。我鄙夷你們，賤視你們，把你們當做半文不值的肉堆，同時覺得我自己才有崇高的人格，豐富優美的情感，和你們比來直是鴛鴦鷓鴣之別，你們何足以當得我的一顧。我於是開始輕蔑你們，侮辱你們，我斜睨着你們，靜

靜的冷笑一回，又合着眼皮矜矜持持自己的崇巍，默默想自己的真純，回頭又覷覷你們，又靜靜的冷笑一回：這樣，我以為在精神上作踐了你們，唾棄了，凌辱了你們，彷彿報了點仇恨一樣，自己的心境，也漸漸緩和寂靜下來。

我靜靜的睡在床上沒動，一絲也沒動，我聽見你和明姊分手了，你整了牀蓆睡了，明姊也睡了，在伊睡前，伊還揭開你的帳幕戲謔地打了你一下，然後唏的一聲走開；琴姊，你不知道我那時是如何的灰冷，但是，我並沒怨你，我怎能怨你呢？我能禁止你們的要好麼？你睡前問我為何不好好的睡，琴姊，你那最甜和，最溫柔的語氣，如何這次變到這般的冷酷，這般的淡薄？我當時聽到你的聲音，心中覺得非常的厭惡，你想，我還答應你麼！我的靜默，我的不理，是我當時對你小小的報復手段——其實。我很不應該如此的。

你們都睡了，好了，我才有清理意緒。運用理智的時間了。我想；我此時應當懸崖勒馬了，若果還是癡心痴意的纏擾下去，將來恐怕有一落千丈，不可挽回的日子！人家既然瞧不起我，不願意理我，我何苦要死死的糾結着她，死死的糾結着又有什麼好處呢。我不能禁止伊和明姊素姊們玩笑，和伊們親近，溫存，當然，伊有伊的自由，我怎能禁止咧？然而，每當伊和伊們談笑擁抱的時候，我却無論如何忍受不住，像萬箭穿心似的忍受不住，幾月以來，不，兩年以來，我這種苦真受够了，真受够了！我和伊中間所恃的維持，不過只是我這顆癡心，這顆自己欺瞞自己的癡心。伊每和我散一次步，談幾句話的時候，我總常覺得伊和我的態度，比和別人不同，這不過是我的癡心引起的錯誤罷了，其實有什麼不同呢？伊和誰不曾私地談過話，不曾挽手走過路來？我真傻！伊和人家擁抱，和人家親吻，和人家摟着身體，並枕而臥，人家都

不覺得什麼，我倒拿伊陪我談過幾次話，陪我走過幾次路的事情自鳴得意，以為人家對我特別的親暱？真傻？唉！我真傻！

我自己只生了一副嘴臉，只生了這一種性格，我不能像別人一樣挽異樣的髻髮，我不能像別人一樣穿高跟的皮鞋。我不能像別人一樣一年到頭在衣服上洒各種各色的香水。我不能像別人一樣見面就摟着伊的腰肢，連聲的叫 *My dear, my darlings* 我不能像別人一樣見面就嬉戲的對伊說。 *Well, here comes your husband, my little bird*, 我不能像別人一樣專門的把伊當作自己激動肉慾的玩物，和伊笑着，罵着的開心，總而言之，我只生了這一種性格，只生了這一副臉，而不會虛虛假假的做肉麻的事，也不能充充足足的暴露出我這顆真摯的癡心，天啊，你給了我這等木訥的性格，便不該給我這等狂熱的心。給了我這等狂熱的心，便不該給我這張平凡的面皮呀！

天啊，你既生了我，爲何又如此的苦我？爲何又如此的苦我呢？

我也曾自己寬解自己，朋友間的愛情，不必像異性的戀愛一樣十分的固執，應該看活動些，看淡然些；我也曾自己理喻自己，伊的快樂，也便是我的快樂，伊和明姊素姊們要好，我應當也和伊們要好，並且還應該特別設法增進伊們的感情；但是，有什麼用咧？到了當前，却才由不得自己作主，我只覺得伊對我的淡薄。伊們對我的殘酷，我只覺得苦悶，覺得孤獨，覺得悲哀無聊，覺得這顆心終竟沒有人來撫愛，來摩塗，來和着音調起共鳴。這樣下去，前途真只有苦痛，只有黑暗，只有一望無際的空茫，這是如何的危險呀！嚙人魂靈的毒螫，已經攻入了我生命的中心，啊。這是如何的危險呀！

伊咧，同時伊也沒有一些兒利益，一些兒興味，不看見嗎？不看見我每次對伊顯示這顆熱心的時候，

伊那種窘迫的態度嗎？不看見伊對我，和對明姊素姊們態度的比較嗎？伊的活躍的性格，生動的思想，愛人在伊面前招惹伊，誇笑伊的習慣，在我這種又呆又笨的靈魂上，絕對找不出伊所喜歡的快樂，絕對找不出伊所要求的刺激，是的，伊是萬萬不會和我耍好的，若是我強迫伊，懇求伊，煩煩伊，要伊專心專意的愛我。這對於伊也只是一種苦痛，一種難堪的苦痛。而且，我何必定要破壞伊那種活躍的生命呢？我有權利破壞伊嗎？

琴姊，我千思萬想，再找不出什麼可能的理由，可以使我繼續向你求愛，向你要求特別的友情；我想，我完全絕望了，我便禁不住噓一口長氣。同時，我也注意到你，聽着你似乎也在床上轉側，還沒睡熟的樣兒，我猜，琴姊，我猜想你今夜恐怕也了解了我癡呆的原因，也在那裏理你深沉的思緒，琴姊，我想到這裏，兩隻眼睛即刻發燒。湧出了大股的熱淚，琴姊，

我不敢笑，我怕你知道了，聽着了又要冷笑；爲要減輕我的悲哀，發洩我的怨憤，我又慢慢的接連噓了幾口長氣，調和我那急促的呼吸；但是，琴姊，我想到此後我真要對你毅然決然的割斷這絲柔情，切破這顆癡心的時候，我想到此後我真要對你再不表示我的熱忱，我的愛情的時候，我想到此後我將永遠的失掉你，永遠的棄絕你的時候，我想到此後我將再不希望這副心臟更會被什麼填滿，被什麼激動的時候，我想到此後我將連我自己所私擬的惟一的愛人都要失掉的時候，琴姊。啊，我的琴姊，我的眼淚終竟忍不住，終竟像斷線的珍珠一般落到枕上。落到被上，而我也嗚嗚咽咽哭泣了。

咽泣一會，我覺得帳內非常的煩躁。非常的煩悶，我想，倒不如起去到清朗的月光之下舒散舒散——真是一副好的夜色，多麼靜碧，多麼幽細，疏疏朗朗的星子，如淚珠般晶潔，如寶石般搖動。半彎眉月，

因爲下弦已經將近了，這時剛從遠處的叢樹中，露出一閃閃的面容，我孤身在網球場上徘徊了幾轉，心境漸漸平靜了；但是，琴姊，我腦海中似乎看見你乘我出房以後，也便起身來了（琴姊，你看，我自己總是如此欺騙自己的。）我以爲你在床上，一定也和我睡樣的不安，我以爲你此時或者站在窗前凝想，或者倚在桌邊默視；並且，琴姊，或者你真要笑我了，並且我還時時掉頭望望從寢室到球場的那條模糊的道路，以爲應該有你的迷茫的影兒在那路上出現。可笑！琴姊！你自己知道，你那時正睡得甜蜜蜜的，連我出房的聲息也沒聽見，如何倒會起來步月呢？

更好笑的，我連答詞都預備好了，預備你輕輕的走到球場，很柔和的問我一聲：瓊妹，究竟什麼苦了你？究竟受了誰的刺激？你能告訴我麼？於是我便收攝起面色來，很嚴厲，很乾脆的答你：

【還有什麼說的呢？還有什麼說的呢？你起來做

甚?各人安心睡覺好了,理我的。】

『什麼話!瓊妹!你何必這樣和我發氣呢?』

『誰和你發氣來?我請你去安安逸逸的睡覺呀!夜裏將息好了,明天好早些起來和素姊讀西廂,睡在一塊兒讀西廂,不理人!』

『我怎能不理你。瓊妹?你看,你看不知道我的心麼?』

『什麼心不心!心再誠懇些,再狂熱些有什麼用?』

『好了,不必再說這些氣話了,你究竟要我怎樣呢?』

『我敢要你怎樣?我配?』

『你真存心氣我麼?瓊妹?』你急了,撫着我的肩頭問。

『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氣誰哩。』

『唉,瓊妹!』於是你挽着我的手落淚了。

『你不知道你是如何的苦了我，』我也落淚了，於是，我便再也忍耐不住。把你的手拉到我的胸前說，『我的琴姊，你摸摸我的心！你摸摸我的心！我的琴姊，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愛你啊！我不能讓你跑到別人的懷裏去，我不能眼看着別人把你攞了去，從我臂膊裏攞了去！你曉得我不能離開你，離開你，我便是我了，我便成了死了的沒有靈魂的活屍了，啊，我的……』

陡然一個寒噤，把我從幻覺裏驚轉：西北風在樹枝間怒吼着，嵌着珠玉的靜朗的天空，已經被黑雲遮蔽了大半，天色，空氣都已經驟變，我才覺得自己有點冷，有點發顫：最後，我向四周無目的的望了一望，才慢慢的回歸寢室。

寢室裏溫暖暖的，靜默默的，你們香甜優美的夢境，把全室的空氣熏得醉迷迷，柔和和的。我自己像是一股冷流，襲入了這甜蜜柔靜的房中，覺得非常的

不舒服，不調和，我走近床沿默默的坐了一忽；一聲霹靂，急雨像怒潮一般在窗外飛擊，不到一刻，室內空氣的溫度，已經比以前低降好些，我想乘這涼爽的當兒，自己休息一會，忽然，我想到，琴姊，想到你今夜還只蓋着一條薄氈——一條薄氈！這樣的天氣不要着涼麼？慚愧，琴姊，我當時雖然怨你，雖然恨你，雖然很想不管你，但是，你的身體呀，琴姊。你的身體呀，我自己向自己解說，我和你薄情的心性有氣，難道和你可愛的肉體也有氣嗎？我能讓你的肉體受侵害嗎？眼望着你的肉受了天氣的欺侮，死坐着不加援救嗎？琴姊，我不知道怎樣才好，我羞羞澀澀地掀開了你的帳幔，拿了一條棉被輕輕地為你蓋上，琴姊，輕輕地蓋上就算了，我不想去看你的睡態。你的睡態！一副安安靜靜，自自然然的面孔。在散亂於枕上的蓬鬆的黑髮下休息着，在平時我將拿了洋燭，如何的去過細端詳，過細觀賞，過細望着你發笑，但在

這時我一絲也不想，一絲也不想這樣做，只替你蓋上被便走了。

我心裏非常的舒適，非常的安泰，似乎做了一件有生以來最得意的事。

窗外的風雨，依舊滴滴淅淅的響着，我合眼躺在床上，清清楚楚地一點也不能入睡，外面的風聲，雨聲，雷聲，樹葉繚繞聲，聲聲打入我的心坎，我感着無限的悵惘，感着無限的哀傷，我感到今後的生活，只是一片的渺茫，一片的悵惘，完了，什麼都完了，只有這具沒靈魂的僵屍，還在地面上蠕動，等待最後的毀滅。

這時我一些不覺得疲乏，感官非常的銳敏，靈魂似乎已經飛到空中，搖搖蕩蕩的飄動着。我知道，澈底的知道，知道我這顆癡心，現在再不能留戀了，現在已經到了牠最後一秒鐘的存在了，此後我將把牠拋到空山裏去，讓牠在霜露中風化，拋到深淵裏去。

讓牠在浪濤中波化，拋到輕煙淡霧裏去，讓牠在太空中化成流雲，化成煙嵐，化成浮蕩的輕氣——化歸烏有。琴姊，誰說癡心可貴？也許在別人可貴，但在我，我是永遠再不要這種害人東西的了，是再不要的了。

我竟夜沒睡一忽，竟夜只合着眼在枕上飛轉流動，直到你今晨起來，攀帷看我的時候。琴姊，謝謝你，你看我如何？我的面色如何？一夜消瘦到如許，琴姊，你也覺得有點奇怪麼？

★ ★ ★ ★ ★

我一些也不怨你，琴姊，我怎能怨你呢？也請你恕我，恕我冒瀆的罪過！你原是一隻活活溜溜的在空中飛鳴的黃鶯，怎能希望你變成馴服的家鴿呢？我的沉滯的性格，我的木訥的習慣——乃至於我的癡愚的赤心，都不是可以欣動你，吸引你的，只是我本身太壞了，我不能怨尤他人。兩年以來，你也被我纏擾够了，我逼着你聽你所不願聽的話。逼着你做你所

不願做的事，累你不得安安樂樂的享受你富情有趣的生命，這都是我的罪過，琴姊，都是我的罪過，我要求你饒恕我！

我不敢再希望什麼，我只想把這顆癡心剖給你，給你看了，才覺得稍微輕鬆些，舒暢些。琴姊，若是我對我還有一絲絲，一絲絲的情誼，以後遇見我的時候，不加鄙棄和厭惡，胸中還旋轉着一縷矜憫的情緒，心想：

——這個可憐的人兒！曾經用伊全部的生命愛過我的人兒！唉，可憐！

這樣我更應該感謝你的厚意了，感謝你，姊琴。我對你依舊保持着很深的友誼，非常的誠摯，非常的真純的友誼。

你的死了的。

真靈魂已經死了的

妹妹玉瓊。五月念五日。十四年秋於星野社

落 拓

田成材現在是決計輟學了。

皮家灣全灣裏祇有兩個洋學生，一個是田成材，一個是他底田主皮先生底大少爺——皮萬里。成材在縣成中學裏肄業，已經有一年半的成績，在這一年半之中，田老么——他底父親——很覺得體面，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也特別高興，一些兒都不覺得疲乏。這年因爲年歲荒旱，收穫減少，一百多串的學費，實沒力量供給，不得已祇好令成材暫時休學。其實，在

休學期內，成材在橋鎮上煙酒應酬的化消，決不減於一年上學的費用：田老么對於這類交際奢靡的消耗，覺得非常痛心，然而爲了要使兒子跳入高等的社會，這些東西——煙，酒，麻雀等等，也確是不可避免的社交品；他想來想去，終於決定不加干涉，何況兒子又已經在和賈保董，謝紳士們作很親密的往還呢。所以在這一年之中，田老么雖然喝稀飯，穿補釘，經濟上困苦萬分，而他兒子在社交上地位的增高，却很給他精神上莫大的滿足。

荒年過了，第二年有八分收穫，田老么和兒子商量，想依舊繼續送他到縣城學校去。但是成材却不以爲然，他說：

「讀書有什麼好？皮萬里雖然沒輟學，試問他在茶館酒店裏，能够當着衆人說兩句動聽的話麼？」

「沒瞎說，你還是學裏去好。」田老么聽兒子倡反對的議論，彷彿有些惶惑，心下雖覺得不大合理，却

又不知道怎樣說着來壓服他。

「我絕對不去。皮萬里他是富家子弟，學校畢了業可以拱着雙手在家裏闊闊氣氣地做畢業生，做大少爺，我讀了書却有什麼用？」成材加勁地逼緊着說。

「不讀書，你又做什麼事咧？」田老么不覺遲疑了。

「我說實話罷，橋鎮的老賈，現在很有些人不滿意他，我想運動做保董咧。」

「你做保……保董呀！」他用驚疑出乎意外的語氣，釘眼望着他兒子說。

「是呀，我很相信我可以成功。」

田老么說不過他底兒子，況且又預備做保董，保董呀，祇好依他從此輟學了。

皮家灣離橋鎮不過三里多路，成材幾乎每天都要到鎮上運動田老么所希望於他的保董。藉運動保

董的幌子，他在父親面前很騙了一些交際費，更加上和賈保董謝紳士們分得的小百姓底詛財，他那種青年揮霍的慾望，也很可以滿足。酒館，煙店，麻雀場，每天總不會沒有成材底影兒。

就是這樣，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儘混着過；萬里現在已經是中學三年級生，成材底保董終沒到手。橋鎮的人們說他年紀太輕，經驗太少，況且是個農夫的儿子；所以保董的競爭，終被謝紳士得了勝利。也好，謝紳士橫豎是成材底好朋友，田老么並不因此而減少對於兒子的信任心。他整天苦着，做着，操勞着，不肯有一刻的安息；成材咧？他的兒子咧？酒量格外長進了，麻雀格外純熟了，並且橋鎮上土窯子們底家裏，也時常發現他底足迹。

在這種嫖，賭，煙，酒的原素織成的生活裏，成材一天一天地儘向前追求他少年肉慾上野心的滿足，絲毫不慮到將來的前途！將來且等到了將來再說。他

對於自己底聰明伶俐，很相信得過，皮家灣和橋鎮上的人，他眼睛裏大半都是些傻子，可以任人擺弄的。他想無論如何，將來總可以在這些傻子身上尋飯吃。餓肚子麼？那才是笑話！

於是他越發毫無顧忌地儘向酒色坑裏鑽了。

有時清晨人靜，成材從醉夢裏睡醒，在床上聽見他父親底吐牛之聲，也曾有幾分鐘的時間，心中起一種不安的顫動，但是過不多時，昏沉的睡魔，便將這種顫動慢慢兒安靜下去。直到早飯端在桌上，他才被母親底喚聲催醒，匆忙地起床用餐；他也不覺得什麼。

煙餘酒罷，有時橋鎮上的人談起皮萬里，他總是奚落人家一陣，說現在一般學生全不讀書，一天到晚，總是尋空兒抹牌吃酒，或是踢踢球，玩玩琴，他自己也曾有一度的經驗；至於皮萬里更是鬼混，連抹牌踢球的程度都够不上，總是痴痴呆呆地獨自一人在

這角裏站站，那屋裏坐坐，所以回家見了人，連一句應酬話也說不出。

然而，皮萬里在他精神裏，實在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刺激。田老么若是能够精細地覺察到他兒子這天在橋鎮上回來，神彩上有些和平時不同，那便是鎮上的又談到皮萬里，他又奚落了人家了。

就在這樣的日期，成材他自己也曾在內心裏比較着做過細密的思考。他想：論起資性來，他確要比萬里聰明得多；然而萬里在知識的途中，却比他跑得遠多了。這兩年在家裏不知道過一種什麼生活。嫖啊，賭啊，煙啊，酒啊，都要成了我底知心之友，唉！這竟成個什麼人了！再繼續上學歷？我現在可沒那種勇氣，那種耐性，何況這大年紀，又去重新做中學生，橋鎮上人們的恥笑，和萬里比較的羞辱，如何承當得住。再回頭看看家境，窮苦的家境啊，我真對不起我底父親啊！父親鎮日裏操勞，我却吃喝得非常高興！

父親底筋力，父親底血汗，拿去爲我換煙換酒……好，從今戒絕了這些東西吧……也不能一下戒絕，慢慢減少好了。

但是到了次日，他却又忘了，連什麼都忘了仍然和平日一樣，賭着，嫖着，吸喝着，或着還鬧得格外加勁些。

★ ★ ★ ★ ★

這年秋裏田老么死了。

橋鎮上的人們說田老么是癆死了哩；他們很可憐他說：「田老么辛苦了一生，祇望親眼看着兒子成名做官，排場排場，可憐他現在短命了。」接着便是冷峭的一笑。

田老么底葬事，多少得他底田主皮先生底幫助，兩天以內，也就歸了土。

成材想着這幾畝租田，現在是再不能種了，他完全歸還皮先在，清算下來，還可以得二百串錢的押

金。不過皮先生一時還沒有拿出這筆大款的力量——或者也是故意拖揆。成材祇好慢慢地分期領用。

父親死後，成材彷彿有些兒覺得他那種生活的不正當，現在有這一筆款項在手裏，很想拿來做一點什麼等意，煙，酒，嫖，賭等等的嗜好，也想慢慢兒戒除下來，暫時的辦法，一半是老主顧可以賒着，一半由保董甲長他們手中打主意，絕對不動用這筆現款。他曉得父親死後，自己底消費，已經缺了一部分財源的供給，不能不設法省儉，限制自己底浪耗。

也奇怪，這些煙酒店裏的掌櫃，彷彿都看透了成材絕沒有生產的能力似的，一次兩次以後，便不肯再放賒帳。扶牌咧，也祇是虧；勝的次數很少。成材雖然極力省儉，然而不到一年，二百串錢，終竟被他們——麻雀，婦人，煙，酒——分得乾乾淨淨，而事業却仍是一點沒做。

窮苦漸漸爬上了成材底頭頂，那些保董紳們，他

也漸漸巴結不來，每次遇見他們，祇有成材用錢的分兒，那里能希望分他們底贓？母親咧，田老么死後三月，便已經下堂到橋鎮一個賣水菓的老張家去了，賣水菓！成材更沒得他們幫助的希望。

現在成材確確實實已經和他們——麻雀，婦人，煙，酒——絕交了，但是繼他們之後，成材却新結了一位朋友！窮困。他們倆底交情，一天深似一天，成材走到那兒，窮困也隨追到那兒。月夜黃昏，成材滴了不少眼淚；淚珠流得急的時候，他心頭一恨，彷彿有一絲絲的光明在他靈魂裏閃過，但他却沒方法將這光明抓住。

他時常想謀點什麼生計，開座茶店呀，販賣手巾呀，同別人合股開糧行，做藥鋪呀，他——都想到了，並且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好，可以賺錢；但是；每逢和他底朋友們——像買保董，謝紳士之類——商借資本的時候，他總得受一種極重大的打擊，誇大的語氣，

滑稽的諷斥。神色上的輕蔑，這些都非他忍受住的恥辱。而且，從橋鎮街心經過的時候，他時常覺得背心上被無數的指頭指住，耳朵裏也浮着無數的「敗家子」「浪蕩兒」的聲浪，他簡直不知道怎樣運行他的步法才好，他幾於不敢再往橋鎮去了。

其實，橋鎮上的人，大多數都沒有「田成材」這三個字在胸中，他從街心經過的時候，也並沒人注意到他，即或有三五個人無意中看見了那副形容，他們底意識上也不過祇浮着「一個墮落了的農家子」的感覺吧了。並沒什麼特別的聯想。

悔恨襲住了成材底全身心，他極力掙扎，然而也祇有剷除烟酒的力量，却沒能力要求別人底同情，別人底扶助，皮先生那兒，他也曾去過幾次，全沒一些兒效果。皮家灣人們底白眼，也祇好低頭忍住。

七月裏一天的晚上，正是夕陽西沉，羣山變紫的時候，蒼涼的碧綠叢中，一個消瘦的人影。在田老

滑稽么底墓旁往來徘徊。他低着頭一聲不響，慢慢地繞墳而走；他並沒注意脚底萋萋的芳草，也沒聽天空啾啾的鳥鳴，儘背着手淒涼地繞着。最後，他輕輕立住，側首望望逝去的夕陽，伏身坐下，深沉地長嘆一聲：

『父親啊！我底父親啊！』

夏秋之交的天氣，變化原祇在剎那間風向的轉移。枝頭招展處，一陣呼號的北風，已經爬上樹杪，天空黑雲陡起，霹靂一聲，黃豆大的雨點，立刻便打上成材底面龐，與頰上凝住的清淚相撻和，等到他離開父親，在黃昏風雨中奔回家門的時候，一件貼身的汗衫，已經是水滴岑岑，濕到不能再着了。

萬分無奈，成材脫了衣履，便翻身上床躺下，合眼昏昏的亂想。不到一刻，他忽然覺得身上發起熱來，頭腦又彷彿有些昏沉。這是受着濕寒了！啊！又窮又病，成材心頭一跳，萬種思緒，登時如潮湧一般奔湊而來；他神經一亂，病魔底勢力，彷彿格外增加了

些。體溫驟增，在內臟中轟烈地作燒，而皮膚上的汗腺，却都閉塞得一息不通，渾身上下像裹着一件鉄衣似的轉側不能自安。亂麻一般的思想，仍然是波起雲湧地滔滔不絕：

我底生命便應該這麼窒息嗎？老張不過是一個賣水菓的老頭，他竟敢那麼罵我，沒出息的混帳東西，你又來了？你來做什麼咧？媽的，你來一次，我底白米總要被偷去兩升！上二十歲的人了，空着雙手白吃，不尋一點事業做做，老子倒不是田老么，沒有這些積蓄，養了老的又養小的！可憐啊！連我母親都罵了！母親哭着和他鬧，倒引得橋鎮上的人圍上一大堆，像看把戲似的。於是他打母親了，母親和他鬧一陣，又回頭罵我一陣。圍着看熱鬧的人，沒一個有一絲兒憐念之情，祇說：「小孩子不成器，你們何必這樣鬧咧？」「那孩子也真沒出息，爺媽鬧到這樣，他却站在那兒動也不動！」——動也不動——我底心靈直碎

成粉末了！「請保董來和解好了，保董原是他底朋友！
「我很想和他們鬧一逼，祇是我終竟沒那副臉面。他們竟把我當作怎樣的人在看待！啊！我底父親啊！你害了我，不該送我上學啊！

那一次右鄰失去了幾件衣服，他搭訕着跑來在我房裏連角角落落裏都偵察過，他簡直疑惑我會做那樣不要臉的事，雖然言語中沒會明白說出。我悔沒給他兩個大嘴巴！從此全皮家灣不僅是笑我，鄙夷我。簡直和防賊一樣提防着我了。今天在橋鎮上給老張丟了臉，這應該又是他們拿人開心的資料了。哎！我是再不能在皮家灣生活下去了哩？無情的猶笑，使人難堪的諷斥，滿布在灣裏人們底眼角唇邊。他們生來原就沒帶着同情，一朝的失足，無論如何悔恨，是決不能贏得他們底憐惜咧。他們底兩隻眼睛，祇看見別人底過失，不看見別人底悔悟……究竟他們又是些什麼東西。也配譏笑我，陵辱我，算了吧，我統不希

望他們底見憐。

我現在是病了，我不希望有人來看看我，伏侍我，不，絕沒一個人肯來。唉！一個人生在世界，竟會餓死，病死麼？我却不肯相信。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絕對不承認我自己是個沒出息的人……去啊。試試那飄泊的運命吧！皮家灣是什麼？橋鎮又是什麼？他們只認得田成材是個愛嫖愛賭的醉漢，誰還想得到！啊……去飄泊去！

只是我現在是病了！想到這裏，他彷彿覺得他病勢格外沉重了些似的，渾身燒到動彈不得，呼吸像蒸氣一樣，灼熱得難過！又沒人照拂我，假使一病不起，明朝恐怕連水都沒得喝，水都沒得喝啊！怕不從此便長辭人世！他又落淚了！啊！我底父親！父親啊，扶助你底孩生吧！

……他彷彿站在廣漠的無人之野，四周冷然，任什麼生物都沒有。他父親領着他儘向前走，走，不向

前走，他這才漸漸看見路旁有些短而且瘦的植物，玲瓏的小花，含苞未放。遠遠看見前面更立着廣闊的森林。微風吹來，很帶些醉人的清香，他興奮着以全速向前奔去。眼前一暗，父親忽然不見，再仔細看去，美麗的森林，已變成叢雜的荊棘，漫山塞野，更無半畝隙地。再走一會，荊棘叢中爬出大大小小的蛇蝎，閃來電去，穿梳般儘向他面前躡過。他站着一步也不敢移動，正張皇失措，忽然從荊棘深處。跳出一隻斑斕的猛虎向前直撲。呀！他渾身像雨淋一般，冷冰冰的汗，從頭頂直浸到足心：定一定神，他才覺得仍舊是一個人睡在床上。仔細聽去，外面的雨聲已經停息，一縷淡淡的日光，正靜靜地棲在他茅屋的窗前，他覺得清醒了好些，頭腦已不像先前那麼昏沉，並且因為出了一身大汗，渾身的筋肉已輕鬆了許多，他已經沒有先時那樣憤慨了。

他靜靜地臥着，只覺得有些兒疲憊似的。

『…田老么…做人!…做得好呀!』

「他還送他到縣城裏上過兩年學咧，嚇嚇。」

「上學又怎樣?你看他現在這種情形吧!那孩子是一輩子不會成器的。」

「真沒出息,媽的,還想在橋鎮上出頭,嚇嚇。」

「你還記得他運動做保董麼?」

「笑話人…保董…他…」

他正睡得安靜，忽然從屋側通橋鎮的路上傳出這一段談話，聲音由小而大，由大而小，而消滅。他清朗朗地聽得非常真切。他認識這是橋鎮上賈保董和謝紳士兩人的聲音；他們原是到皮家灣替別人談判水路的爭執的，煙酒一闌，直到這時才得歸家——這是他們的習慣。他明白這還不是十分夜深的時候，心曠神怡初過，這段談話的小小纔動，也并沒怎樣攪亂他的意識。

——皮萬里

他心波上忽然浮起他老同學的影兒；他想皮萬里確是忠實可愛，今年中學畢業，聽說前天已經歸家；他不像一般人油嘴滑舌，不憐恤別人的苦痛，或者從他那裏還可以得點扶助吧。

這一夜他再也不能夠熟睡。

★ ★ ★ ★ ★

「成材兄，你怎麼……怎麼會變成這樣子？」次日的黃昏，萬里在前村池旁遇見了成材，他那銷沉的神色，襤褸的衣履，使他非常失驚。

「萬里兄，你現在是榮歸了，恕我還沒來道賀。」

「老朋友，說那裏話，祇是，你怎麼竟變成這樣兒了咧？」

「慚愧，我正在想來請你幫助我哩。」

「你究竟怎樣了？」

「那麼，就請你坐下，讓我慢慢兒告訴你吧。」

萬里屈身坐在池邊，眼睛直釘住他的朋友，依舊

不會說應酬話，祇聽着成材敘述他的苦史。

「朋友，我從頭就錯了，不該讀什麼書！上什麼學！我若是從小就幫我父親種田。老老實實地用力氣換飯吃，我現在也許成個闊老，我父親或者也不會這麼早死，無論如何，不會到現在這步田地。學校原不是窮苦人家的子弟上的，腦子裏沒裝入半星兒知識，一派高等流氓的習氣，却薰得滿身發臭。你看，我這滿身的惡習慣——別的生活，還是一點也不能做；想在商業上經營點什麼小事，首先須得一筆款項做資本。我這幾個月來，東營西謀，終竟沒有一個人肯信任我，一文錢都借不到手；你看，這教我怎麼辦咧？社會上竟不容人悔過自新呀！」

「唉！」

「……這半年中，我所忍受的痛苦，絕不是你所夢想得到的。現在我真是萬般無奈，而且昨晚又病了一夜；我想，請你念舊日同學的情誼，晚間和尊大人

商量，暫時借我幾十串錢，做點小本生意，成全成全。」

「我自己做不得主，祇好和家嚴說說。」皮萬里的語氣，雖然忠實，却沒什麼大的力量。」

「論起來……」成材像有什麼要說而不肯說似的。停了一會，才說：「我會面向尊大人說過多次，祇是沒得結果，這回借重吧！」

「你自己會說過的麼？那麼我……我……祇好，我竭力吧！」萬里很顯出驚疑而不敢自信的神情。

「我明天上午等着回信；請你向尊大人說，看我父親的面上吧！付託付託！操心操心。再見了！」

「再見！」

在朦朧的夜色裏，萬里看着成材的影兒，漸走漸遠，漸漸模糊以至於消滅，覺得淒涼異常。

這是成材次日接得的回信：

成材兄：

我極對你表示同情。

我非常抱歉，家嚴面前，說話真是不容易；他許你後天有五串錢。

我祇恨自己無能力，下午我一定來訪你。

弟 萬里上

他看見這封信，一縷憤怒的怨氣，從心頭傳到眉梢，直襲住他的全身。他一聲不響，直怔怔地呆了半點鐘：末後，他咬一咬牙，轉一轉眼，臉上浮現出一層薄薄的微笑，將信紙撕得粉碎，片片墜地，轉身入房，把秋季穿的兩件夾衣，尋出來一包捆着，便在房裏巡迴地走着盤算。

——去，飄泊去！

他心裏祇旋轉着這幾個字。

下午萬里來訪成材，家中空無一人，地上散着的碎紙，他也沒注意到。皮家灣全灣都尋遍了，全不見

他的影兒，他疑惑成材往橋鎮去了。

橋鎮上也沒一隻眼睛見過成材：祇有一個腳夫由縣城回來，曾遇見他背着一個小包由城外向南走去，但他却沒叫住他問問來由。所以，究竟他往那裏去了，橋鎮上終沒一個回答得出。

十年以後，有人說成材在長沙開了一爿小雜貨店。這消息雖很有確實的證據，然而橋鎮上却少有人相信，成材原是一個沒出息的孩子。

十三年，歐戰和平紀念日脫稿。

鴻 溝

這還是兩年前臘月裏的事。

已經放寒假了，冷風像猛獸一般在空中吼吼的叫，旅居無聊，我正和兩位同學談笑着，消磨那沉重而昏沉的時間。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底同鄉石君——很親近的同鄉，我家和他家的距離不上一里路！忽然走來訪我，我張開兩隻驚疑夾着欣喜的胳膊歡迎他，趕着抓住他底手，使勁地拉了兩把，笑說：

【密司特石！你來了麼？】

石君是我鄉居惟一的好友，他具有過人的天才，是我在中學時最敬重的。他家境異常窮苦，畢業已經兩年，也沒升學；人家說他性格太高傲了！只別人如此說，我却不十分覺得！也沒謀到一點位置，他底歲月，儘伴着憂悶和憤怒繞着太陽旋轉。我暑假後來校時，他很有心和我一路到武昌來，試試那不可知的運命，後來因為經濟上的關係，他沒來成，到校以後，我已漸漸忘記他了。寒風凜冽，旅居無聊的下午，誰知道會從天上掉下這位切近親密的同鄉石君來的呢？

『這都是我的同學，這位是密司特賀，這位是密司特谷；這是同鄉石君。』我很高興地介紹過他們，才問他到此地已經多少時候？現在住在那處？

『斗級營一枝棲賓館，我來這裏已經三個多月了。』

『什麼？三個多月？何以我竟沒知道？你身體還好？幾個月中做些什麼事？』我非常吃驚，這麼親近的

同鄉，到省中這麼多時，我竟還音信不知！好奇心催示我要立刻知道他底底細，

『病得很啊！你不看見我的容貌麼？至於我的生活那……那真是……』底下他說的很不清楚；但是從他疲軟無力的語氣中，我已了解他現在的情形，很使他失望；低沉的音調，曖昧的意義，很表示出他不願意在素未謀面的我底兩位同學面前，敘述他生活的凄苦。我覺得有些懷疑，看看他底神采：儉惚，遲滯，委頓，眼光低闊，額紋緊縮，繚繞淡白的煙氣，從鼻孔中攢出翳住他底面龐，更顯得隱晦滯塞。再轉眼注意他的衣履，藍色的粗布長衫，罩一件半新的墨青布馬褂，腳下一雙破敝的沒會油洗的黑靴，很明白地訴出他現狀的落寞。

我心中非常怪異，不敢放肆地談論，只東掇西拾，問了幾句不着邊際的話，他也只含混地答應着，呆滯的不安的神情，使他不能久坐；他站起告辭。

「何必這麼忙呢？才坐一刻就要走嗎？」我說。

「走，我要走了！」他語氣分外沉抑。

「好吧，我就和你到街上玩玩也好。」我便跟着走出。

轉過黃土坡（我所住的學社就在這條街上。），我們向着賓陽門內那條官道上慢慢走去。狂風在空中怒吼，而天際滯重的灰雲，却像並沒移動，夜色從遠山迷濛處，漸漸逼攏來澗上眉梢，陣陣的晚鴉，一起一伏的像東逝的江水一般儘飛個不息，使人愈感得慘酷的冬夜，已經站在城頭散佈他底黑暗與寒冷。

我們並肩走着，蒼涼模糊中，石君斷斷續續地告訴我：

「暑假中你動身不上兩個禮拜，我弄了一點盤費，也就到了這裏，我到這裏的目的，張先生，你曉得，我們底校長，他原有信給我，說大小總要爲我謀點事情；我到這裏一打聽，他倒已經離省十天了！你

知道我的癖性，家計窮苦些，却很愛好榮譽，當時因為沒有一點事業，我也沒來見你，這是要請你原諒的。

「這時候有一點小機會，易先生正缺一個家庭教師！易先生，省議員，尊大人底好友，你知道！我就暫借這個位置棲身。他有三個世兄，日裏都在學校受課，晚間回家的時候，才輪得到我為他們解說，指示，每天不過兩點鐘的工作，很是清閑，訂約時候，他承認為我擔負膳費，每月十六串錢。我接受這個位置以後，還想尋點別的事情做做。可是終沒尋着，更沒顏面來會同鄉們；來見你！」

「這都是你的偏見，何必這樣固執呢？當時也是我不知道，不然，我早來望你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沒注意我的話，仍然接續說：「我時常說的。倒霉的人，到處都碰着壞運氣！沒尋着別的事情都不要緊，偏偏時運不好，三天一次，兩天一次，接着我就

害了一個多月的瘧疾。瘧疾好了沒十天，又害了一次大傷寒，唉！真苦！在棧房裏沒一個人看護，成天孤另另的睡在床上呻吟！我害病的時候，我會幾次想寫信來通知你，後來我想你功課忙，那得閒工夫照顧我！」

「究竟你當時應該通知我呢。」我又插嘴說。

「況且我也不願意讓熟識的同鄉看見我那又窮又病鬼的樣子！」

「真是些怪思想喇！」

「這時我已曉得那時的思想太怪僻了，太迂腐了，但是當時我確是這樣想！今晚我老老實實，懇懇切切地在你面前懺悔！我自己也不解那時何以會那樣孤傲的，雖然我生來的性情是如此。真的，自從中學畢業的那一年，我想到此後要和冰鐵般的世界接觸，心中就已經悶結一團說不出的痛苦！但是，你也看見，我從不當着人面長吁短歎的訴說這些不相干

的事，再說起些——說得落淚，說得痛哭，難道有誰會憐憫你，幫助你麼？只越發讓他們看出自己無用，在旁邊歪着嘴兒猶笑吧了！說真情話，我也被人們恥笑够了，畢業以後，在家裏閒了兩年，鄉裏的人，誰不指着背心罵『沒用的蠢東西，大氣些什麼！』不，他們簡直當面譏誚哩！家裏，你清楚，沒半畝田地，半片鋪面，一家五六口人，都指望我畢業以後來贍養他們，見了這種情形，天天絮聒，抱怨得不休，尤其是母親和弟弟。你在家裏的時候，你天天看見我滿面笑容吧。可憐！那副笑容之中，不曉得包含了多少痛苦與鬱抑！有誰知道！連最親愛的家人都不知道，不肯諒解人！』

顫動的聲音，在寒風呼號中漸漸微細到不可聽見。我聽得心酸，一時竟尋不出安慰他的話來；停了一刻石君又說：

「然而，現在我却渴想回家！我渴想回家！我是再

不能在外面生活下去了！」

「真的。受了社會冷酷的待遇，還是回到親愛的家庭去好。」我很同情於他說。

「也不是家庭親愛，我只覺得在外面住够了！住够了！真住够了！在外面連棧房裏的茶房都會欺負人！欠棧房的伙食，須不欠他茶房的呀！」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茶房怎樣欺負你？」他憑一時的意氣只管亂說，也沒顧到語句的意義上是否銜接，我竟有些不懂了。

「前天棧房的老板問我要錢，我說請他還等兩天，那茶房個雜種，他在旁邊說：『要茶水的時候，遲一點就要挨罵，要錢就等一天又一天的。』我當時氣憤不過，申斥了他幾句，他倒和我大鬧起來，說什麼『吃飯不把錢，警察局自然曉得管，用不着罵我們當茶房的。』入媽的，你說他混賬不混賬！我排暄了他一頓，說五天以內一定和老板結賬，你看。明天了，明

天我許他結賬！易先生那裏，現在已經三個多月，統計我只用了他二十六串錢，這兩天我見過他幾次，他像很不願意理人的樣子，沒說上兩句話，他便走進了內室，永不出來了。」

「那真豈有此理，躲得出去的嗎？況且他們做議員的，無論如何，這幾串錢總不至於受窘呀。」我憤然說。

「是的呀，我又不知道他什麼理由，到現在年盡歲畢，別處全沒一點路，棧房裏抵着要結賬，我真沒有辦法，我想請你去向他說說，他同尊大人很好，而且平常他也很信任你，還得請你去說說的好。」

「好，那有什麼不可？」我毅然答應，「但是易先生那裏也不過只一二十串錢，除去付給伙食外，還有剩餘的旅費嗎？」

「只勉強可以敷衍棧房，更從那裏去尋剩餘？」石君的音調非常淒涼。

「那麼，你何必一定要回家呢？」

「回，非回不可！假使不回，我恐怕不得過年會死在異地哩！」石君的神經像又興奮了起來。「……」我默然。

晚禱的鐘聲，在淒急的枯冷的黃昏中，一點一滴的響徹開去，溶化在北風的怒吼裏，這聲音彷彿更引起了石君無限的思緒。他走進我底身旁，握住我底手用力一捏，表示他心裏深沉的苦痛；沉默一刻，他低首長嘆：

「唉！真氣死人！還談什麼臉面榮譽啊……」一個中學畢業生，到外面連自己底衣食都顧全不來，甚至受茶房的氣，不但對別人無地自容，就是自己也不好意思呀！我們鄉裏的先生們，他們素只就會挖苦人，這種情形，若是教他們曉得了，不會譏誚人死麼！不僅別人，就是家裏母親弟弟們的白眼，也令人難堪呀！」

我領會他底意思；他想我爲他關顧些，隱藏些，回家不要說他在省中真實的情況。他太多心了，我何至連這麼一點事都不知道。連忙答應說：『這些情形，他們又何從而知？我們鄉裏橫豎沒第三個人在這裏。——而且，你何必一定要回家呢？』

「我已經決定了，什麼我都細細地想過了，還是回家的好。離鄉三四月，我在外面所遇見的，只是疾病，痛苦，空虛，落寞……我生來不是在外面活動的人，餓死我也願意在家裏餓死！」

「回家你旅費還是生問題呀。」我說。

「我心裏不好過。只渴想回家！我新病初愈精神上時常覺得恍惚，彷彿有一種厲害的無形的東西，潛伏在我臟腑的深處，使我非常不安，非常害怕。我真是病得喪膽了！病中的苦痛我真是受够了！寒天風急，若是我身體的健康上再發生什麼危險，一把痔柴，那便要永遠飄泊在異鄉！家裏母親平日就很瘦

弱，現在年已薄暮，弟弟們還年輕，不省人事，我在病中的時候，想到這裏，也不知流過多少眼淚，倘使朝晚有什麼不測，一家老幼，便都要到饑寒的窮窩裏去！這簡直是要我全家的性命，我個人都是小事！」石君底聲音，哽咽到不能再往下說了，莉莉的淚珠，也禁不住從眼角裏滾出。

「你太多疑了。何至就想到那些地方去，」我加勁握住他的手，極力安慰他：「你自己身體平常很強健，老夫人在家裏有你弟弟們照拂，也不至於就有什麼意外。這些事你儘可以寬心。」口中雖然這麼說，我心裏却覺得這些完全沒什麼力量可以使石君轉念，有點窘又有點急。

「我真被病征服了，一想到這裏我心臟就撲撲的跳：說給你聽吧，什麼榮譽，什麼野心，現在我一切都看得淡薄，不像先前那麼意志強！這幾個月的飄泊生涯，回首令人心酸，這中間還有許多慘痛的事，

我還沒告訴你哩，待以後心氣平和些再對你說。現在還是須得請你勞步，明天到易公館去走一輪。石君一面揩着眼淚，一面懇切地回我說：這時我們已經回到黃土坡，將近我住的學社了。

「好，我一定去，明天上午就去。」我答應了他，請他進去吃杯茶再走，他辭謝我點頭便回去了。

悲憤，憐惜盤據了我的心房；長空淒苦的雁聲，和着相厲的風聲從墨黑一般的天際，散布在全城裏暗淡的電燈下面，刺入人們聽官的深處；這天晚間我感着一種特別的悲涼。

次日上午八點鐘的時候，我用了早餐，便出門往易公館去。冬天的早晨，街上行人極其稀少，用不着當心去避免車馬的衝撞，我在清新的晨光中從容的走着，心裏盤算：

——易先生，我這半年中還沒去拜望他，今天第一次便是要他拿錢，他一定以為這些小孩子們沒事

總不肯見人，恐怕要蔑視我呢……但是，這幾串錢是他應分拿出的呢，況且也不是爲我底事情去求他，橫豎是他自己分內的事。……怎麼說法呢？我就說石君家境窮困，新近又病了些時，棧房逼着要飯錢，請他看着同鄉的面情幫助些，何況爲了兒女讀書的事，便是多用幾串錢也不算什麼……假使他一時沒有現錢呢？不，他們做議員的，錢袋裏是不會空的，萬一真沒有，他總可以設法活動，決不會使石君失望……石君的性格真是孤傲的了不得，到省城裏幾個月，一聲也不通知我：一個人在外面作客，又害病，真苦……

撫院街一百五十號門前「易寓」兩個字，在晨光中閃耀得非常明亮，我仰首望了一望，那兩個字似乎帶點冷清的意味在拒絕我，門前靜悄悄沒一個人影，我走入廳中，一輛很鮮明的東洋車，傲然地立在廳堂中部，這時我彷彿覺到拜見大人先生們的一種異常的感覺——一種難堪的不易忍受的異常感覺，

我站住盯了那洋車幾眼，依然沒人出來，我大聲咳嗽了幾聲，才聽到廳堂右部的小門內有人問：

「誰呀！」

我說：「易先生在家麼？」

「那個，這時候會什麼客！易老爺還沒起咧，你下午再來吧。」那小門縫裏擠出很輕蔑，很粗魯的聲音，却沒人開門出來：我似乎有些氣憤，努着嘴，睜着眼，使勁盯了那小門幾下，很想發一陣癬氣；接着，一個轉念，自己也忍不住好笑：

——我真正蠢！連這麼一點常識都沒有！早晨八點鐘到公館裏會客！

心中一片滑稽的感覺；廳堂中寂靜的空氣便譏諷似的送我出了「易寓」。

下午兩點鐘，我居然和易先生見了面；易先生公事真忙，他客廳裏坐了四五位穿外套，戴呢帽的闊老，有二個還長着八字鬚，時時用手指去梳弄，三

位比較年輕的，拿手杖在地板上「閤閤」的亂蹀，吸着大前門烟正在高談闊談的議什麼要緊的事體。我進去幾乎不敢望他們點頭。恐怕人家不理我，自討沒趣，然而不點頭也不好呀，我只好勉強鞠了個似行禮而非行禮的二十度的躬，他們十隻眼睛，一時齊集到我身上，我更不知怎樣才好了，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漸漸縮小下去，左右不安，窘急得無可如何；好了，一秒鐘的輕蔑的一瞥之後，那些眼光立刻收了回去，轉到他們所愛看的物事，繼續他們緊要的討論：然後，我才尋了一個位置坐下。

這時我十分領略了官僚的氣味，是澀的，是辣的，是刺激鼻孔的，簡直刺激我全身的筋肉！我盡力抵抗着，我底意志雖然很剛毅，不肯退讓，但我的肉體却已經被他們壓倒了，四面逼迫着射來的驕貴的神色，像芒刺一般在我渾身上下亂戮；我幾次幾乎想要逃出，但是事體呢，還沒向易先生開口，怎樣去回

答石君?不得已,只好竭力忍受着等待。我向四壁亂張,想尋點可以值得注目的字兒或者畫兒,去躲避他們的攻擊,但是除了幾框呆板的照片以外,全沒別的美術品,這真使我失望了!最後,我看見離我坐處不遠的茶几上有份報紙,我像忽然得了救援似的趕忙拿來閱讀。

「老爺,東西已經弄好了,請老爺們內房裏躺去。」一會,僕役進來恭恭敬敬地向易先生說。

「好啦,就請各位吃幾口去吧,只怕這烟不十分好,前天我買南土沒買着。」易先生招呼那些老爺們進去,回頭又向我說:「你等一會,我立刻就出來。」

我精神上頓覺輕鬆了,在平時我最恨吃大烟的人,再想不到大烟倒有這大的用處!今天竟爲我解了重圍;想到這裏,我不覺愜然一笑。這時我一個人佔有了全客廳,才大膽地放開眼光,精細地將各種陳設巡視了一週,牠們都帶着縉紳的倨傲態度,對我穢惡

的一笑，我又像失掉了什麼，感覺着不安了。

——這種待遇真不是人受的，不如走吧：祇不知石君每次到這裏的時候是怎樣過的。他那樣性格，難爲他竟熬了兩三個月，我不明白那些老爺們……

想到這裏，窸窣的履聲，從內室漸漸響到客廳的門外，我渾身的筋肉緊張了起來，心中越發感覺不安：「怎樣措詞呢？」

易先生不等我開口，一進門就問我說：

「對不起得很，久候了。」

我還沒回答，他又說：

「學校已經放假了麼？平日怎麼都不到我這兒來玩一玩？」

「已經放了。」我想不如直接把正事說出來吧；「平素因爲學校裏功課忙，沒有來看望先生，現在放假了，正想來問候問候，恰好又有一點事情，須向先生說說：請先生幫忙！我早上還來過一次……」

「哦，哦，什麼事情？」

「就是先生的家庭教師石君……」

「哦，他呀！」易先生很蔑然的插嘴。

「……他今年到這裏不幸得很，時常患病，先生當然也知道；真苦！現在（易先生忍耐着聽我說。）棧房裏催着要結賬，他想請先生扶助扶助，自己又不好開口……」

「你讓我說你聽，這事我真吃了他的大虧……」易先生再忍不住了，語調中帶着十分憤怒的音腔：「他在我家名義上是家庭教師，其實，只不過晚間來照管我那幾個孩子溫理日間的功課吧了，每月十六串錢，是我當面對他說過的；你猜，這幾十天他總共來過幾晚？最多，就算一個整月吧，我已經把了幾多呀？讓我算算看，那回十串，那回五串，又一個三串，最後一個八串；共用了我二十六串錢。我真正算對得起他了。」

「他也是不幸，偏又害病，其實，他確是一個有用的人。」我心中彷彿有些動搖起來，一時不知道怎樣去回答易先生。

「他的材料在別的方面或者還可以，可是全不適宜於當家庭教師；他懶惰的很，雖然來了幾晚，我問我的小孩們，他們說他簡直不為他們講解，這都不說，他又愛吸烟，晚間同我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纔是弄得烟霧彌天的；這種品格，你說，能够指導小孩子麼？」

「真的，那是不對。」我只好這樣說。

「我還說給你聽喇！前幾天他跑來向我說，什麼『晚間跑來跑去，傷了風，受了寒，在棧房裏害病，吃藥請醫生，旅費都用盡了。』倒像他害病的原因，完全因為在我這裏做家庭教師，晚間走路多了；你看這成個什麼話，自己總共沒有上一個月的學，倒扯七夾八的亂說；他又不肯向人家說兩句有禮的話，高高傲

傲，冒冒失失的像自己有多大的本領，人家應該供奉他的樣子，年青人才入世，像這樣怎麼行得？」

「真的，他那性情是太傲些，要請先生包容；可是也是因為害病的原因，語言態度，精神都有照顧不來，不然，他應該是個很好的家庭教師。」易先生流水般說了石君的一陣的壞話，我再也不好怎樣去和他論辯了。

「還說什麼家庭教師啊！我的孩子們，今年簡直被他陷害了！他本不是很好的小學教師，每晚又不照規定的時間來上課，倒弄得我又不好再請別人，你看，我這孩子們簡直荒誤了半年！他却還大氣的了不得，錢還嫌少了！」

就誤這倒怪不得他，都是他患病的原因；我看還是請先生成全他些，橫豎都是同鄉。

「患病那又教我怎樣呢？這半年來我身體也不很好咧，況且！他用我的錢不算少呀。」易先生的語氣非

常決斷，已經像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我像再沒什麼說的，吞吞吐吐的只請他看看同鄉的情面。

「石君他這時真沒辦法了，先生若不肯替他設法，教外人看見也不像，他們倒還說……！還說！」

「喂，易老爺你請自己燒兩口去，我已經弄够了。」一個長八字鬍鬚的從內面出來在客廳外喊着，截住了我說話的聲音；他走進客廳後又向易先生說：「請，請，你自己請吧，那邊還有一大盒。」

「那麼，我進去一下再來，你坐一會。」易先生大步走進內面去了。

我想：這還等什麼？還讓那些老爺們再出來欺侮我吧；不，還坐一會，總要有點結果，才能回答石君呀！兩種相反的意思，在我胸中交戰，末後，還是要走的心志得了勝利。我剛出易公館，迎面就遇見一個瞎眼的乞丐，在大門的右側蹲着，懇求語調說：

「先生，丟個發財錢呀！」

我像發生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感慨，再想想自己衣袋裏一無所有，空聽着這位窮朋友的苦叫，益發感得一種不盡的無可奈何的悲哀：

——這也是與石君同命運的啊！人類運命的等級上，真有幾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嗎？

我惘惘的在人叢中搵着，心中像罩着一層薄薄的迷幕似的，在人聲喧嚷中，在意識迷惘裏，黯然的慢步回寓。

一進學社，我就看見石君正張着一雙等人的眼睛，坐在我房裏睜睜地望着門首。我心中兀地亂跳，老遠便招呼他：

「密司特石，你在這裏嗎，來了多少時候？」

「剛才來了不多一會。」他答。

我走近房中，老老實實地告訴他：

「不成功，怎樣呢？他說，你去的次數太少，還不足一月，用他二十六串錢；他說就是這樣，他很對得

起你。

「……………」石君睜着眼，挺着胸，許久不作一聲；最後，臉上的神色像漸漸緩和下來，他說：

「也好……我就走了。」

我送他出去，怔怔地望着他迂迴的從人隙中穿着走開，在他腳跟上，每一步都像墜着很重的失意的悲忿，提不起的樣兒，他步調非常遲緩，他底影兒的周遭，也像圍着一層灰白而滯重的淡霧，裹住他緩緩的沒入人叢中，我站着呆望，心裏帶點迷糊的儘望，最後，我感然地想

——他是走了！

十四年一月二十日脫稿。

除夕的嗚咽

「……回家，爲什麼不回家？你去年都回了，今年爲什麼不回？爲省錢麼？往來的旅費能用多少？七十幾歲的老爹爹，每天要問一百次「孫兒回來了沒有」，你可知道？心赤面善的他在鄉裏做了一生的好人，現在到了這大年紀，害着這種半身不遂的可憐的病，一天到晚，僅能坐在那把藤椅上面像神經失了作用似的，一動也不能動，便潮濕了衣服都不覺得：這不是自幼教你讀書的祖父麼？無論如何，爲了這幾十

歲的老爹爹，你總應該回來一躺呀——偏偏爸爸也和他一氣，他說不回，也就依他了，你們父子也太不顧惜，太不可憐你們底幾十歲的老爹爹了！……』

這是一年最末的一天，辦香紙，換門聯，買炮竹，她底鄰舍都興高采烈地預備歡迎他們日夜懸望的甲子年！生意茂盛，五穀豐收，大吉大利的轉運年。可是她呢？她看着那陰雨濛濛，滿天裏像充滿着幾百年的冤抑怨憤不得發洩似的帶一種憂鬱神情，已經鎮日裏覺着不快樂；現在夜了，各家的大門都關了，各人都換着新衣在爐火旁邊甜蜜地過他底新年了。她便也機械似的打開箱子，拿出她她出嫁時她底父母爲製的那件淺藍色的洋布衫，和綠色碎花的電光禱着上；又拿小梳整了一整頭髮，拿小剪剪了一會指甲，才走近牀沿坐下，正對牀沿攔着一把大木椅——也是她出嫁時候的東西！椅板上穿了一個大窟窿，棹上微弱的亮光射到椅子面上，那窟窿格外顯得漆黑，顯

得暗淡無光，呆板板地死對着她，於是，她便老大的不願意起來，她覺得那椅子太可憐了，死沉沉的沒人坐在上面，沒人坐在上面和她講話，她立刻覺得那間小房子太呆滯了，太無味了，牆壁是冷靜靜的，屋瓦是黑魘魘的，箱子櫃子是冷清清毫無生氣的。她心裏難過極了。她想這是過年嗎？簡直是關在牢獄裏呢！於是，她不得不怨恨她丈夫爲什麼不回家了。

接着，她便想到他上學的時候，他們分別的那一天：「是呀，你去的時候，你本是說寒假不歸家呀，你離家的那天，你底瘡疾並沒痊愈呢！你自家底病體都不關心，急切要往學校去努力你底學業——可是我咧？你教給我說：「人類底隔膜，」都是猜疑始之而誹謗成之。像你和母親倆，本是家人骨肉，有什麼不好說的？你們應當明白爽快，想什麼，說什麼，不拘一點痕跡，事情做得好，就算是好，做錯了，也就是錯，用不着什麼迴護猶疑，你一點不坦直，母親就要想：我

是繼母了，於是我就生了猜疑，遇事就要不自然？有什麼話，也不肯告訴你了，你見他這樣，於是你又想：她拿她繼母的資格，惺惺作態，故意欺侮你，凌辱你了。一些不懂事的街右隣舍，又在中間播弄是非，說某人她做繼母的怎樣好，怎樣歹；某人他待他底繼母是怎樣好，怎樣歹，他們也並不是有意離間人家，不過祇拿來作為閒談的資料罷了。可是你們就吃了他們的虧，你們中間的猜疑就一天多一天，一天深一天了。其實又有什麼呢？所以我勸你最好別存一點芥蒂在心裏，有什麼話？當問母親的事情，也好生問她——她答應，我也問，不答應，我也問。遇着母親高興的時候，也可以和她談談天，問問她娘家的家境，她女兒菊妹在她未婚夫家裏讀書的情形；你也可以把你做女兒的故事講給她聽聽：這都是慢慢培養情感的好方法。人生幾十年的光陰爲着什麼，可別要呆氣，一天到晚，總是愁眉不展的——想法尋點快樂吧！你

想想母子一家都不能以誠相待，還能講到社會專業嗎？人生還有什麼意味呢？——你教給我的這些話，都還存在我底記憶裏。並且我也時時刻刻都願意照你所說的做去，但是！現在怎樣呢？唉！】

「拍——吧」，一隻茶碗被貓兒跳翻，從桌上滾到地下碰破了，把他底回憶的連鎖打斷。

「該死的畜生！」她站起來將茶碗的碎塊拾起，預備丟到外面去。剛走到房門口，不知怎麼她又不願意外出，轉身便將那些碎塊擱在挨塌的一張小桌上，接着他便坐上那把穿了窟窿的木椅，兩手擱在大腿上，身體微向右傾着，眼睛睜睜地直盯住床沿，於是她底一頁一頁的傷心史，又重展在她底面前了。

「……那天我正在廚房裏煮飯，媽媽進來了。「你在這裏煮什麼？」「我燒午飯。」「要你燒什麼？不要你燒，你去睡倒養病好了。」剷子奪去了，竈後她也站住了。走麼？她更要說你和她賭氣了。不走麼？她

一點事也不讓你做……我真不明白她何以可惡我到這步田地！……何苦來……一家人……是我不該害兩天病麼？

『……何苦來！自己拚命，却不肯讓我去做……她在田裏割芝蔴，一會兒疹的病發了，倒在田裏，動也動不得……他扶了她回來……他看見我，雖然沒說什麼，可是他臉上的神色，已經告訴我，責備我，「你為什麼不和她一路去，累她一個人拚命倒在田裏？」……啊！她這麼做到到底是什麼意思？不是顯示人家：「她媳婦真不是好東西，媽媽害着病，累極了，倒在田裏，媳婦却安居在家，一動不動！」麼？好在我平日沒會好吃懶做，不然，給她這麼一來：我成個什麼人了？……」

『隔不到兩天她又病了，心疼了……鴉片給買來了，燒煙的人請來了……「媽，請你忍着痛吸一口就好些咧。」「我不吸。」「吸一口，吸一口就好些了。」請上十幾遍，依還是「我不吸。」每次都是這麼醫治好的，怎麼祇是「我不吸」？……爸爸不在家，他也學

校去了，我一個人又教我怎樣伏侍才好呢？……她再不歡喜我，也不犯着這樣和我拚命呀！……

『……………」

『……………」

『…不知道怎麼沒謹慎，我感了時症，在房裏整整睡了三天，沒人睬我……也沒吃，也沒喝……偌大的世界，竟沒一個人理我，哀憐我，問問我……真不如一病死了好……第三天的黃昏裏，心想着要喝了，……要喝，非喝不可，起來自己喝去吧……顛巍巍地，軟弱弱地拚命爬了起來，扶着牀，扶着椅，扶着門，牆，公然走到外面去了……啊……她從對面走了來，不作一聲，斜睨了我一眼……一陣眼花頭暈，身不由已，我倒在地上，暈了半天才醒過來……』

斜倚在椅背上的頭，隨着回憶暈旋起來，陡然向下一傾，她本能地從膝上抬起雙手將頭支住；她哭了，流淚了。她再不能想了。淚水一滴一滴的像串珠

般落到雙膝，把她底電光禿濕透了手掌大小兩塊。暗淡的煤油燈發出悽慘的光，懶洋洋地照着全房顯出黑不黑，亮不亮的慘淡抑鬱的景象。那碰碎茶碗的貓兒，早已跑到外面去了，滿房的箱櫃桌椅，像和她表同情似的都寂靜地站着，她雙手蒙着臉，一動不動地直淌眼淚。

『嚇嚇！』她趕忙用袖階擦了眼淚，將臉背着燈光坐着；她認識這是她那菊妹的笑聲！一週以前初由未婚夫家歸來的菊妹的笑聲，並且知道她復要進來和她玩鬧的：「呀」的一聲門響，她果然進來了。『真好笑啊！剛才我在廳屋裏放鞭子，我和二弟比膽量，都要拿在手裏放，不許丟，真是熱鬧好笑！大姊姊，怎麼過年你却一個人守在房裏呢？』啊！我知道你又在想大哥哥了，是不是？』

『……………』

『怎麼不答應我呀？好姊姊，你又在討厭我了，我

偏要纏你呢！好吧，你把我先給你替我收藏着的壓歲錢給我吧。因為我底鞭炮放完了，要另買。」

『在抽屜裏，你自己拿吧。』

菊妹拿了錢跑出去了。

在這小屋子的靜空氣裏，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找出手巾，重新揩了一會眼淚，把兩隻眼角揉了一揉，站起來無意識地將桌上的粧台，茶壺，和幾個空酒瓶，幾冊亂書本之類望了一眼，轉身便到牀上躺下，將被蓋了上半截身體，合着眼又禁不住苦憶起她底往事。她底身世：永遠像這樣過去，她可真忍受不住，死麼？自己可以逍遙了，但是親生的爸爸媽媽，他們沒得半個兒子，僅這兩個無用的女兒，不能奉養，倒還慘痛的先他們死去，實在叫他們太難過，太傷心；何況他們又十分愛她呢。她想，她小時媽媽是怎樣地愛護她，她和姊姊一塊兒玩耍是怎樣快樂，姊姊出嫁的時候是怎樣熱鬧，她自己結婚的時候，是怎樣

滿腔希望。於是她最終不由想起她前頭的母親！她丈夫底親母！待她是怎樣和霽親愛了！

『我們是多麼親愛呀！我無論有什麼話問她，她總是歡歡喜喜地答應我，我不知道她的事情，總是細細地教導我……啊！多麼親愛呀！……有一天，天氣極其溫和，微風輕輕地吹着。太陽暖暖地照着。我們在菜園裏工作！我用鋤掘土，母親栽菜。她對我說「插秧的日期快到了，那時候，一面割黃的，一面栽新的，每天都得請人工作，那才要菜吃呢。我們這菜到那時也該趕得上貼補貼補吧？」「趕不上也不要緊，有那一畦白菜，一畦韭菜也儘够了。」「天氣都有些熱了，我們趕快將這一畦栽完了歇歇去。」「這也沒多的，一會兒也就可以弄完了。」「你看你額上都出了汗，我們此刻歇歇好了。」「不必。」「歇歇好些，歇一會再來不是一樣麼？」……這是多麼體貼呀！……』一陣熱淚，像泉湧一般又從她底眼角裏流出來了！她率性儘

自己享樂一會甜蜜的回憶，淚珠兒也儘牠流着，並不揩去。她將她和她前母兩人中間的細微瑣事，都收集在回憶裏儘量享受，咀嚼那些由這中間所生出來的愉快和舒適。他底整個靈魂都浸在感激的溶液中了。

回憶竟刺激着她，推盪着她尋求愉樂了。她翻轉思路，回來研究她和她繼母不和的真原因。但是當她憶起她丈夫臨別時所說的那段話時，全身不免又冷了半截。她確實已經時常照她丈夫教給她的話做去。可是全沒得着一些兒效果，究竟應當怎樣做才好呢？

【他在學校裏，爸爸也不在家，弟弟癡呆呆的不省人事，我不和他親親愛愛地過活着，却和誰親愛去？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理我，不睬我，這可教我怎麼辦？離居麼？他還是個學生，經濟上辦不到，無論如何難成功……但是總得想個妥善的方法才好呀！……替他打算，他本也應該和我好好的過着。不然，他也是受罪呀！又有什麼好處？但是照他底行為態度上看

來，他却嫌惡我，恨我到一百二十萬分，彷彿沒有我在他身邊才好似的……我可真不知道怎樣才好，難道就像這樣過一輩子算了嗎？……他畢業還得兩年！兩年！就是畢業之後，恐怕他怕爸爸傷心依還不肯離居呢……祇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總得想個方法啊……怎樣呢？……好方法……他……方法……他……】

『……………』

忽然菊妹又跑進來了，高高興興地對她說：『大姊姊，大哥哥回來了！』『什麼？誰回來了？』『大哥哥！你快去接他去。』她歡喜極了。她這時彷彿在廚房裏煮飯，正要丟下了出去看看，忽然腳步聲響，他早已進來了；肢窩裏挾一把傘，臉上風塵僕僕，很有些兒勞頓，眼望着她微笑。

『你回來了嗎？剛到麼？』

他不答話，點點頭笑着。

不知道怎麼又到房裏來了，他向她說：

『我特意回來向你辭別呢』

『什麼？辭別？才到家，怎麼又辭別？』

『是的，』

『不要開玩笑吧。你在路上還好？』

「謝謝你，很好，這並不是開玩笑，是真的，我要去留學去。」

「你還沒畢業呢，不要誑我。還差兩年，怎麼會去留學的呀？」

『並不是講年限的多寡的，因為我很用心，兩年竟把四年的功課都做了，現在已經算是畢業了。』

『真的嗎？學了業好了，又留什麼學！你聽我說，你現在已經畢了業，再不必打些歪主意，我倆從此就一塊兒住着；日夜在一路玩着，笑着，陪伴着，可多麼好！』

『是的，這日子暫且還多等幾時，留學回來這事很容易辦呢。』

「你真打定了主意要留學嗎？」

「是的，定了，這次回來，不過是看看你們的意思，在家裏並不能久住。」

「可以住多少日子？」

「我打算——後天起程，」

「後天？」她呆了，她滾到他底懷裏，竟流着淚嗚咽起來了，」

「哭什麼？不要傷心！我這一去至多不過四年或三年說不定或者一年兩年也竟可以回來咧。」

她躺在他的懷裏，越哭越傷心；眼淚像急雨一般，把他替她揩手的手巾全濕透了。她抽抽搭搭的說：「我？我這一……輩子的……幸……」劈喳一聲炸雷般的音響，把她的嗚咽炸碎了。

她睜眼一望，菊妹站在榻邊，一手拿着香火，一手握着幾個鞭子，惡作劇地向她笑着說：

「你倒睡得好！還不起來給祖父，媽媽們辭年

去?起來啊!」

十三,三,二十三。

咽 聲

微微的，絲絲的，彷彿有人在嗚咽，在暗暗地嗚咽……

我睜開眼睛，看看同房的全起去了，獨我因為今天是禮拜日，昨晚太坐久了，今早直到這麼時才惺惺地睜開睡眼。心想這時候了，怎會有誰的哭聲，怕是我自己在做夢吧。

微微的，絲絲的，的確是有人在哭是一種從靈魂深處顫動出的哀聲：很幽細的，很深沉的，這是右鄰

寢室裏傳來的一縷震顫。右鄰？這時還有人沒起嗎？
他們向例起床很早的呀。

我凝神聽去，似乎又沒有什麼聲音了，窗外瓦雀的啾啾，在朝陽中清脆地作響，隣室寂靜得很。

「噫噫噫……呃！噫噫噫……呃！」

真是人的哭聲，並且，一點都不錯，還是右鄰寢室裏和我隔着一層板壁緊相連接的床上所發出的哭聲。野浦！一點都不錯，正是野浦在偷偷地落淚！

我心房即刻跳起了起來，真是野浦嗎？野浦真在暗泣嗎？天啊，我一向就說野浦可憐呀！

半天，我又聽不見什麼聲音。

我極力壓抑我自己的呼吸，一絲不動地屏息靜聽微微的，絲絲的……

「噫噫噫……呃！噫噫噫……呃！」

這聲音似乎比以前沉抑了許多，這明明白白是野浦在極力壓制他苦痛的情感，極力在忍耐他邪將

要爆裂的靈魂。我氣都不敢出，身都不敢動，尖着耳朵，只極其注意地捕捉這微微的鄰室傳來的咽聲。

「噎噎噎……呢！噎噎噎……」

沉抑了，微細了，更沈抑了，更微細了，我彷彿聽到他心房顫動的聲音，很激烈，很迅速地顫動的聲音，我像也聽得見我自己心房顫動的聲音，是的，都聽得見：像兩隻發條旋得很緊的表一樣，一隻在板壁這邊，一隻在那邊，兩個秒針正極整齊，極同情地一路兒響着。

然而，野浦終竟壓不住他腦中熾熱的火簇：被堵塞住的烈煙向上一噴，他忍不住呻了一聲，接着「噎噎噎……」的音浪也漸漸高了起來。我彷彿看得見他的嘴唇，像發了瘧一瘧般在歪斜地扭扯；他的眼角湧着簍水一般的熱淚，一滴滴浸透了枕幅；他腦中像充滿了蒸汽的汽管一樣，團結着一腔鬱積宛轉的憤怒，亂撞亂衝地不得發洩。我彷彿看得見他正緊握了

雙拳，沈着面孔，鼻端聚着一縷不可侵犯的忿氣，要向誰撲去拚命，我忍不住叫。

「野浦！」

他沒答應，我又叫，

「野浦！你還沒起麼？」

「噫。」可憐這個字不知是怎麼迸出他嘴唇來的！

野浦和我已經是三年的同學，我可以算知道一些！也可以說全不知道他的心事。我從沒見他幾時和人親密地交談過也沒有見他幾時和人攜着手，挽着頸同行過。我沒見他暢快地笑過，然而也沒見他逢着人不對人笑過，——不過只是一種慘苦的笑顏，含有無限的隱痛的笑顏吧了。

他家裏像是很窮，因為他衣服穿得十分的襤褸，他從不和人開心，別人也沒和他胡鬧的。在教室裏，在操場上，在稠人廣衆之中，他只一個人俯着頭在那

裏默想——究竟想些什麼，也很少人問他，因為衣服太襤褸，性情太沈默的人，在羣衆中向來是遭人冷視的。他走起路來，不論是在人面前，或是獨步，頭頸永遠是低的，眼睛永遠是俯視的，若是遇見熟識的人，只抬頭一笑——永遠是些慘笑——，便又低下去了。

他每天起身比他同房的都要早些，睡覺又比他們都要遲些。熄燈鈴搖過十多分鐘以後，他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了來，一進房就睡，同房人向來也不問他一句話。

有兩次他給我的印象最深，我每見他俯首從我面前走過的時候總要憶起的：

夏天的上午，我和幾位朋友到蛇山上散步。林中深處，地上叢聚着細草，斜陽從葉縫裏射在油碧的草場上，一個個金元大小的日影，像篩眼一樣散佈滿林，涼風一動，那些金元在草氈上輕飄地掠來漾去。滿山

不歇的蟬聲，造成一曲單調而高雅的音樂，樹枝間時時碰出一兩聲鳥啼，像在這單調的音弦上譜些樂章一樣。路旁那株大柏樹的根邊，野浦獨在那兒俯首呆坐。他背心倚着樹幹，低眉像儘在望那些日影，我們從他身旁走過，他悄然不動像失掉知覺似的，身側攜着一本西文書，也沒翻開。同行的人都說野浦有些瘋癲，我也覺得他有點奇怪。過去我再回頭一望，他正拿手巾在擦眼睛。

一點多鐘以後，我們從原路回來，他位置一點也沒變，依舊一個人在那兒呆坐。我們故意用大聲談話，並且高聲咳嗽了幾次，他頭也不回，身也不轉，儘是呆坐。有位同伴嬉笑地對我們說：

「野浦或者在等他的愛人哩！」

彷彿是他噓了一口氣，但我回頭看時，他依舊俯着頭在看日影——看日影嗎？

我正想到這裏，野浦像在床上轉動，隱隱地似乎

有點發喘，這是感情過於緊張後的殘哀！像聽到他被襖掀動了，或者是他伸出手來要拿手巾抹淚哩。

還有一次是在教室裏：

是什麼課，忘記了，先生不知怎麼講到戀愛問題，接着又談到同性愛。先生說：人不能有衣而無食，也不能有食而無衣，我們只知道異性愛在人生中非常的重要，却不知道同性愛也一樣的重要，如果我們把異性愛比作食，那麼同性愛便是衣，人沒食活不成，沒衣也活不成！因為人類的靈魂也和身體一樣，需要食物的滋養，也需要衣服的溫暖。西洋有句成語說得很好：A man without a friend is only half a man……………

大家聽到這句很俏皮的話，都仰起頭鬨然大笑，野浦將兩臂向棹上一交，獨自俯頸伏在椅上不動。大家只顧笑也沒注意到他。在這點鐘內，他再沒抬頭聽先生滑稽的話，儘自俯在桌上，直到下課以後。不知

什麼時候才走出。

我自從有了這兩次的經驗，覺得野浦真是可憐，很想幾時抓着一點機會和他作一次親密的談話。然而我終竟沒這勇氣，幾次走近他的身傍，我忽然覺得別人的視線，很譏諷很輕蔑地刺入我的背心，罵我在討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的好了；在這時候，我向別人羞澀地望了一望，只好自己退回。

野浦在隣室裏彷彿又在嗚咽，「噎噎……」的聲音，比以前更加深沉，更加慘戚。

——天啊！什麼樣的一重一重的悲哀在壓榨他呀，真可憐！偏偏他又住在右鄰這間房裏，這房裏的幾個人只知道他們玩得高興，跳得快活，那裏顧到冷落別個，刺激了傷心人！

幽細的咽聲像冬天門隙裏寒風一樣，刺入骨髓作酸，我聽得心軟，很想把頭蒙進被窩裏去，然而，我可沒這麼殘忍。我越想不聽，咽聲越抽搐得厲害，去

有千萬縷悶塞住的情思扭結得如同一根鋼索，貫穿在這嗚咽之中，直刺入我的耳鼓。我彷彿看見他一顆真誠的靈魂，被無數社會上的冷落，鄙棄，白眼的分子緊緊地纏繞着，已經冷得沒一點兒熱氣，在那裏掙扎拚命。最後，他長長地嘆了兩聲，像又在轉動他的身體。

這時候，我真覺得這世界不是完整的世界，上面缺少了一件什麼很重要的東西！或是這東西的分量太少了，野浦沒能夠享受到。

他又嘆了一聲。

我再不能緘默了，我於是說：

「野浦，怎麼？你好生？」

「嗯。」

我正想和他多談幾句話，爲他舒舒愁懷，忽然門房走來喊我，說我有客，我便匆匆地起身出去了。

下午我遇見野浦的時候，他的頭俯得更低了，笑

容更慘苦怕人了；我似乎還聽得見他早晨幽細的咽聲，從那兩片薄而且枯的唇中發出。

右鄰寢室裏的人告訴我，說野浦到別的房間裏去了。——究竟搬到那裏去了呢？沒人知道。

瓦雀的悲劇

很廣闊的房間，牆上留着許多嵌玻璃的窗戶，也有許多罩着碧紗的門扇；這些門兒都很緊嚴地閉着——或者也有幾處是開着的，但却不敢十分的斷定。

房裏空洞洞的，廣漠漠的。一隻很靈敏，很慧巧的瓦雀，在房內的四週飛繞着。牠從什麼時候便在這間房裏——這間廣漠漠，空洞洞的房裏，只有上帝知道！也許連上帝也不知道咧。

房間的正中部，擺着一大堆的法令條例一類的

書卷，似乎都漸漸被書蠹蛀蝕了，微微發散些腐臭的氣息。四圍堆集一些科學儀器，也像還有些哲學，文學一類的書籍。

這隻很敏慧的瓦雀，在書堆上飛來飛去。在儀器架上跳躑得起勁的時候，也歪着臉兒向牠的四周斜睨一會。牠似乎很高興，很感興趣。有時還唧唧啾啾的叫幾聲。

忽然，牠似乎有些厭倦起來，垂着頭，迷着眼感覺疲乏，濛濛地彷彿要睡覺了，陡然外面一聲鳥唱——什麼鳥唱牠雖然不知道，但牠却實實在在感覺這聲音的美妙，這聲音的神祕。牠輕輕地抬頭向外一望，啊，好明媚的風光！二片油碧的細草，正吻着溫暖的陽光，絲絲的柳條在微風中輕輕地飄拂；這是怎樣幽美的境地！怎樣新鮮的大世界呀！

翅兒一張，牠驕的便向那大世界飛去。

可憐的瓦雀，牠不知道牠的房間和外面的世界

還隔着一道厚牆，牠還沒辨清方向，沒認真道窄，就這一衝，不知碰在牆上，還是碰在窗戶的框上，頭腦都碰暈了，險些兒跌到地上；幸虧一個急轉，才回到中央排列法令的書架上站着喘氣。

然而，大世界的誘惑力，牠終竟抵抗不住；牠雖然還沒親身到外面去，無而出去以後種種精神的愉快，種種慾望的滿足，早已充滿了牠的想像。你看，大世界裏是飽含着自由而幸靚的空氣的，在這樣的空氣裏遊着，飛着，舞着，生命上應該增加如何的意義，添補如何的力量。你想，那麼美麗的世界，任我在中間遊着，唱着，樂着，享受着，絲毫遇不到失望的事情；周圍環繞着的也只有香，只有甜，只有愛，美，只有稱心合意的東西，啊，這是怎樣使一切的靈魂嚮往的世界呀！

想到這裏，牠已經忘了頭腦的昏暈，忘了第一次冒險所受的創傷；牠只渴望着想到大世界飛舞去，受

用去。於是，牠繞着房間飛了幾轉，又盡力往外面衝去。

撲撲撲……

可憐牠又走錯了道兒，這是籠在門上的碧紗，却被誤認做往大世界去的路途了。牠被碧紗撞翻，跌倒在地。宛轉了好一會，才勉強飛起，歇在東隅的像器架上。這次牠真負了重傷了，牠覺得頭部非常的疼痛，細軟的毛也脫落了一些，並且還似乎流了些血，連肉皮都扯去了一塊，兩隻翅膀也像再沒氣力了。牠感到很深的失意的悲哀。

牠靜靜地在儀器架上立着，很沉默地休息了一會。最後，牠梳理梳理自己的羽毛，振動振動自己的雙翼，在房裏盤旋了兩周，然後又落到對面的一架儀器上。

但是，牠終覺得有點惆悵，有點悲哀，腦中似乎蘊藏着一些說不出的苦悶，牠覺得這間屋子太沒趣

了，太乾燥無味了，就像這樣把生命一天一天的消磨下去，實在太沒意思，牠睜眼望望那些科學，那些儀器，那些法令，那些哲學，文學，感到一種空虛，一種深切的，不可捉摸的空虛。有什麼意思咧？如此的平凡，如此的單調，難道生命便應當這樣消逝下去嗎？

彷彿牠漸漸討厭這間房子了。房裏所包含一切的東西，牠都覺得沒意味，儘是這些死板板的書籍，這一堆一堆的書籍。究竟有什麼用處咧？竟為這房間加添了什麼意義咧？一間冷水冰，死沉沉的房子，沒有音樂，沒有色彩，沒有生命上應當有的美的東西。牠厭惡這間房子，牠恨這間房子，牠越發恨這內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越發對牠增加吸力，自己開眼望着那麼美妙的世界，為什麼却總是達不到，抓不住咧？

你看，你看那晴朗的天空，浮着纖纖的白雲，青青的樹葉，飽含着新新的生意，柔媚的氳氳，流着無限的活力，這是怎樣的一個宇宙？這是怎樣的一個宇

宙？這不是預備敏慧的靈魂去享受的宇宙嗎？

——是的，我為什麼不飛向這大的宇宙中去！

牠重新梳理了一會羽毛，起身在房裏緩緩的飛着，重復尋找往大宇宙去的真正的道路。牠繞着四面的牆壁，緩緩地向前飛移，飛移……很仔細，很仔細地觀察往大世界去的途徑。這次牠再不像先時那樣造次，那樣鹵莽了，牠覷定了，覷定了比較最為光明的地方，用盡了全身的氣力，一直向這美麗的世界飛去。

牠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因為牠相信這次牠確實確實找到真正的道途了。

牠沒想這次又和先前一樣，又弄錯了；牠沒想到那個世界是永遠沒路可以走得上去的；牠沒想到牠已經受了很深很重的創傷的身體，又遇着阻礙了……

牠用盡了全身的氣力，箭一般直向那光明的道上飛去！牠用了牠的生命和堅硬的玻璃撞了個滿懷。

可憐牠這副創傷已經很重的身體，這次跌在地

上旋了幾下滾了幾轉……

在牠生命最後的一剎那，牠還翻起眼睛，望了望
那條光明的道路。

十四年六月一日黃昏。

追悼夢萍及其他

邨 人

夢萍死了！夢萍爲革命而死了！

本來一個革命者的死，是不足爲奇，用不着什麼追悼——因爲他本人已經早有犧牲的決心，——何況這一年來爲革命而犧牲的整千整萬；但現在我們搜集夢萍的創作，編成這一本遺著，我們的悲憤有了發洩的機會，怎麼叫人能夠再噤若寒蟬呢？

我們現在追悼夢萍，便先回憶起生前的夢萍來

了。

大約在四五年前，我們在武昌師大的愛好文藝的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文藝團體的星野社：我們在漢口的江聲日報副刊了我的星野旬刊：夢萍發表他的除夕的嗚咽，使我們因為喜歡他的作品，立刻拉他進了星野社，做了努力文藝的同志。我雖然和他并不是同系的同學，但和他見面的時候，他那種沈默寡言，特別的表情給我的印象太深，使我永不會忘記他那種苦笑的面貌沈毅的精神。一九二六年「五卅」的怒潮，引起全國青年走上革命的戰線，我們文學團體的星野社同人，也參加了實際的工作：「五卅」週年以後，我們因為和那勾結軍閥作威作福的國家主義者鬥爭，星野社同人被吳佩孚統治下的湖北政府拘禁了七個同志，以後我們星野社同人由文學者一變而為政治鬥爭的戰士；革命軍下了武漢以後，我們星野社同人更為認識革命的力量而從事工

農運動。夢萍便是努力工農運動的一個沈毅勇敢的同志。當我由廣東回武漢的時候，會見了夢萍一兩次，他的苦笑的容貌，沈毅的精神，還如分別以前一樣。他的衣服永是那樣樸素——長年是穿着一件墨水色的布袍。他努力於實際的工作，並不喜歡出一次風頭。我們常常說，夢萍是一個模範的青年，然而，嗚呼，我們的模範青年而今被黑暗的勢力吞食去了！

星野社同人趙勃死於黃埔，大朱死於武漢，生死未明者兩三個人，如今夢萍的噩耗又報到了！青年為求真理的實現，努力與惡勢力奮鬥，犧牲不足為奇，其如國家社會失了創造的生力何？大人先生們對於青年整千整萬的殘殺，不顧國家社會的創造的生力，還說是為國家為社會，言之痛心！

嗚呼！趙勃，大朱，夢萍死矣！全國整千整萬的青年死矣！未亡的青年，還是陷入危險恐怖的領域，不為腐化，便已幻滅，從此中華民族的生氣殆盡，欲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漫漫長夜，光明何期！？

然而，壓力愈強抵抗力亦愈強，物理學已經有了證明，政治上的現象自然也是一樣。勞苦的民衆反抗的聲浪，不是震動寰宇，令黑暗勢力動搖顛抖了嗎？青年們！我們是國家社會創造的生力，我們莫忘記了我們的責任，我們莫糟蹋我們的人生，我們不怕黑暗勢力的壓迫，我們不怕危險的來臨，我們不要腐化，我們不要幻滅，我們不要怯弱退縮，我們要克服一切猶豫不決，彷徨消根的劣根性，我們仍然要努力向前，和黑勢力奮鬥，以求真理的實現。

我們編了夢萍的遺著，我們不禁悽然；但是，我們又終得我們的革命精神更爲奮發。

夢萍是一個模範青年，夢萍的身體雖死，夢萍的精神不死。

【五卅】三週年紀念日於上海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出版

印數 1—2000

書名 瓦雀的悲劇

著者 夢 萍 遺 著

發行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全一冊

定價大洋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2-2(1/2)

肆